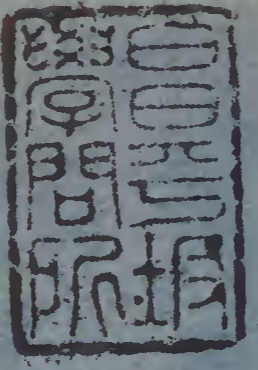


翻  
左繡

廿三冊



			漢書門
二	一	二〇五	
一	三	五	
六	七	五	
冊	架	函	號類

庫文閣內			
二	一	二〇五	漢書
五	六	五	
函	冊	號	類

新刊納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55	
冊數	16	(	13)
函號	275		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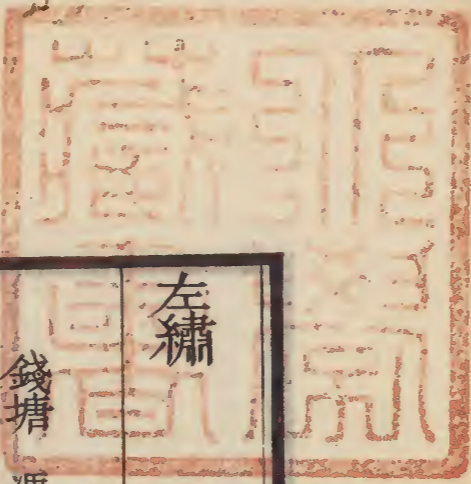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八

<p>嘉</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裏杭州陸 偲與臯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允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校輯

景王十六年

春秋經傳集解

淺草文庫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 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四第二十三

經 壬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不書南蒯以費 叛不以告廟 ○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比

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 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

首謀而反書弒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

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

林靈王弒比立奔疾。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雖為

殺不稱入罪棄疾。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平丘。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林晉復合諸侯也。

主。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齊。公不與盟。魯不堪

會。無。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陳蔡皆受封

于楚故稱會。

諸侯納之曰歸。林于是楚平王封陳蔡而復之。隱

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則其書

曰陳侯蔡侯何不字楚專封也。歸辭有三。突歸于鄭

篡公子之辭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國公子之辭

也。衛侯鄭歸于衛嘗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

也。使之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專封也。正義曰稱

爵以其受封于楚書。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

名以其未成為君。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吳滅州來。州來楚邑

日滅。正義曰州來不繫楚。者大都以名通例不繫國也。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平子

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區夫魯

一正一反而反中又分兩層。先應辨字。後應歸字。亦以一順一倒。前奇後偶。為

章法。三若字。寫出借箸而陳神理。  
●治區夫轉天手。陳氏

孫執升曰。從來招攜之策。無如先結民心。民心既散。叛臣自無與守。回紇欲掠西京。廣平王稽首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為賊固守。而不可復區。夫教平子。懷來費人。所以散南氏之黨。而使之無與同惡也。祁葵得起而逐之矣。  
朱批

●徐揚貢曰。此追溯楚靈之惡。而攢叙之以發端。朱批

此篇叙訖。餘之亂。依經分傳。只作兩大截。四大段。讀二女殉葬以上。寫公子比弑其君。虞事以下。寫弃疾殺公子比事。靈王卜至楚。其危哉。重寫靈之所由弑。

區烏侯。丘于二反。言非筭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正義謂非先王服畔之道。泥。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為之。聚于偽反。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在襄年。及即位。奪遠居田。居掩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遷許。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在襄年。及即位。奪遠居田。居掩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遷許。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在襄年。及即位。奪遠居田。居掩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遷許。

子于歸。至何以異國。重寫比之所由殺。而前兩段敘事。為一截。後兩段論斷。為一截。章法極整。

而截又當作三層。九節。讀首節。克城而居。與次節。請潘為軍。對一寫亂端。一寫亂主。凡兩寫。蔓成。然為眼目。而以先入師。潰束之。此是經前一層。四節。投車自縊。與五節。夜駭自殺。對一寫凌虐。一寫比殺。各以子革。乃歸于王。乃行為眼目。而以整嘗改楚束之。此是正寫。經題七節。靈卜投龜。與八節。平拜壓紐。對一重論靈亂之由。一追記平立之故。都以初字。提頭作眼目。而以叙向論于于束之。此是經傳之餘文。猶八股之有大結也。

節次極明。通篇只寫三個人。為乾給作傳。故從令

左肅

在九年。圍蔡。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歿焉。楚。蔡在十一年。消仕。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消守國。王申。楚。其父在國故歿。王使與於守而行。行至訖。蔡。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四年。正義戮者。陳其罪。惡以狗諸軍。將殺之。而不果。至今。在楚故怨。王奪關。韋龜中。韋龜令尹子文。而作亂。王奪關。韋龜中。玄孫中。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消。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

補點名。敘一處亂。常壽過。申。先安放。一退步。

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

圍固城。克息舟城。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三

尹即位無道。入而自投車下。及子韋三番算計不通。都是自寫供狀。讀之極暢快。又極慘悽。而一面寫靈之所由亂。一面便寫平之所由立。自陳蔡以及許。越自成然以及觀從。無不效用。而除官周走。衣囚使下等種種權術過入。讀之使人怕。又使人愛。至于干因人成事。一籌莫展。強盟名盟。但憑觀從提調。勸殺奔疾。忽又婦人之仁。而夜駭走告。倉皇并命。卒為成然所賣也。讀之。但可笑。絕無可憐。合來揔見靈賞弒平。當立誓。教不得爭。而一則詒威于詬天。一則預兆于當璧。一則定評于叔。向此作者前叙後斷之大旨也。

通篇又只寫得一個人。一個人者。奔疾是也。于固為所殺。靈王亦皆所算。故

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正義曰。以圍時有所毀。故更城而居之。補正。以固息舟為二名。觀起之歎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歎在襄二

蔡大夫聲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子之子。楚故欲以蔡公之命名于于子哲。二子皆靈王弟元試作亂。年于于奔晉。子哲奔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只是首事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于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于于居蔡公之狀。食蔡公之食。已徇於蔡。已觀從也。已音紀。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

起手即于成然事中。先伏蔡公一筆。次節便連寫以蔡公命。乃奉蔡公。蔡公知之。蔡公使先入。乃至除宮而使從。師乾谿者。奔疾。夜駭而使周呼走告者。奔疾。即于于既歸。而五利五難。旁觀無不以奔疾為宜。有國也。則所重可知已。為寫一個人。又特寫兩個人。兩個人者。成然與觀從是也。成然則首節于六人。劫亂中既點次節。于三公子入楚。又點國人。大驚獨使之走告。于于平王即位。又使先為令尹。而推本于韋龜之屬。至于觀從。以首事特提。而強盟狗蔡。從師乾谿。始借奔疾。以封陳蔡。繼即除奔疾。以王子于而終。則去暗投明。而為平上人。叙事較詳。

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唐云。見蔡公逃。便誣蔡公。詐言蔡公將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執觀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以自免。權術過人。蔡公已成軍。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歿。則如違之以殺已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歿。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歿。則可違。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言不帶手。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穎川縣西南有鄧城。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正義曰。二子更無賓衆。唯依陳蔡人耳。以國者。許復其國。以招慰之。楚公子補正。只作依陳蔡之衆。以立國。較直捷。

●徒字為主。則成然名已在上。可不妨。首段叙亂本無筆不換。首田與寶對。次許與蔡對。次單句次兩邑對。或詳或略。或順或倒。至總叙作亂重。又將王所不禮。橫中隔斷。皆極變之筆。次段叙亂主觀從首事。故須另提。然以蔡公為主。起云以蔡公之命。猶是觀從之謀。次云乃奉蔡公。猶是蔡人之意。既則曰蔡公知之。便放蔡公出一頭地。後直曰司馬使觀從。于是觀從全為蔡公所用。而賓主瞭然矣。一路叙置。如春山出雲。逐層變化也。

○御案。左氏以為田獵于乾谿。公羊以為築乾谿之臺。二說不同。今無所考。姑並存之。朱批

比。子。公子黑肱。公子棄疾。公。蔡。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羨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遠氏許圍蔡。洧。羣。喪。職。之。族。說。成。以。入。楚。及。邲。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藩。離。也。依字應作。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狎。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太子之近官。狎。皮皆扶蟹。扶移三反。罷音皮。又甫綺。蒲買二反。正義。正僕。太僕也。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周禮。下大夫二人。

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截鼻。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散。王聞羣公子之歿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隊也。○擠子。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

師及訾梁而潰。一句束在上段。却又領起下段。與殺囚取楚數句筆法正同。

文字必有正。面。一番實寫。如右尹子革一段。為靈王之殺寫。正。面。下。周。走。而。呼。一。段。為。子。干。之。殺。寫。一。正。面。都。是。特。地。著。精。神。處。聲。情。畢。現。神。致。如。生。兩。兩。相對。筆。歌。墨。舞。之。文。

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

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王公夏將

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為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

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

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

門也。正義孔晁曰。棘楚邑。襄名闈二十六年。傳吳伐楚。克棘是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

芋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申亥以

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

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

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突然而起。一。既。寫弄疾機變色。相恐以乙卯

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唐錫周朱批國人大驚。

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

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

辱。眾怒如冰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

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弑君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

居。子干于誓實誓。敖。者楚皆謂之敖殺囚衣之王

●孔氏曰。元年。僖云。謂之郊。教。此誓。教。並以地名。冠。教。未知其故。又世家。楚之先君。有若。教。宵。教。皆在位多年。稱。為。教。不知是何義。補注。



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恐他人亦以靈王反爾也俞云安衆是急著結

子旗成然帶叙結靈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正義曰上云師及訾梁是乾谿援師此師謂

蕩侯等五子定二年楚人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伐吳師于豫

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相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

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此是蔡公得國正文定與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

蓋後徙在江南豫章為俞云弃疾初政收靈王之邑敗補子干所遷邑林立陳惠公入于陳蔡平始舉事時致羣賂所貨賂施舍

公廬于蔡陳蔡已滅故言封追一篇成敗樞紐寬民宥罪舉職廢官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觀從

于殺棄疾棄疾今召用教子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結觀從

之明在君為君之義

●湯孔伯曰。現从之於蔡。其張子房之於韓乎。亦召而至。以不負其復蔡之心也。朱批

●寧世簪曰。序此見平王失信。所以不能有終。朱批

唐云得安反側法 附叙此條見大夫之

十尹佐下人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犍櫟之田犍

命既復王問犍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曰臣過失

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姑歸不殺有事其

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

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不吉投龜詬

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區區小天下詬本

以上件件結局以下重又作結一節收靈王却從小處補寫一可笑事一節收平王是倒叙一絕奇事一節收子于忽從旁觀展出大議論段段結段段變蓋

又一章法矣。須知不是寫于子。正是寫弄疾。以大旨只在靈弒平立。前既詳寫靈亂本末。則後自應重寫平立原委。于子不過借作驅除耳。或以此篇關鍵在子子故追叙甚詳。恐失作者之意。靈王上一節。本是回應起手收煞前篇。却又與下二節合成片段。亦東上起下。法有於從亂如歸。截住者非。

●星辰非望。杜蓋承賈逵服虔之誤耳。傅氏辨之詳。

●使五人齊。而以序入拜。史記

●共王諸子康王最長。故立之。何謂其棄立長之礼乎。蓋以當璧之命在平王。以至幼而姑舍之。如杜預云。則以平王為長耶。抑韋龜意。實以有夏于羣望為礼耳。傅氏

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

無家適也。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

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

以璧。見於羣望。日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

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正義。襄十

二年傳。楚司馬子庚聘秦。為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

夫人寧知此。巴姬是妾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

以康王跨之。過其靈王肘加焉。于子皆皆遠之。微見璧紐以為審識。肘中九反。厭于甲於輒

平王弱抱而八再拜皆厭紐。

相類已上茅鹿門朱批

●弄夏神之礼。補正

子干歸亦可另作一篇讀。是整齊文字。與通體奇縱筆力頗不相類。然上半五難五利對寫。而末半收于子干下半齊桓晉文對寫。而末亦半收于子干。通篇三層九節。每層以前偶後奇。作章法者。暗相配。其結構豈信手雜湊者耶。

●子干無黨於內。當與誰同好。惡。服

○朱玉。大言賦。不足讀矣。俞云。結情致。亂之原

○爭中。爭故事。蔡公直補。應于。此俞云。結明二。亂

○二。鬪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且曰。棄禮違命。楚其

○危哉。棄立長之禮。違當璧。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

○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何難。宣子謂弄疾親恃子干。其同好。對曰。無與同好。

○誰與同惡。言弄疾本不與子干。取國有五難。有寵而

○無人一也。龍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

○主而無謀三也。謀策。有謀而無民四也。民。有民而無

○德五也。四者既備。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

○當以德成。

○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

○當以德成。

○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

○當以德成。

○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

○當以德成。

○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

○當以德成。

○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

俞寧世日。後段通作追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行巖子灘頭。逆沂而上。峰巒林木。刻刻改觀。四君成敗之由。半因人事。半關天意。未載叔向語。既似閒評。又若總斷。一篇散碎文字。得此方覺力量深厚。四君以下。鍾伯敬朱批。

●史記云。方城外屬焉。故杜注云。方城也。惠補注。

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

主。無親族。在楚。無費而動。可謂無謀。召子于時。楚未有天費。為羈終

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以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

者。念之。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于涉。五難

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于以弒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

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歿棄疾并領陳事。苛慝

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音何本或作荷。音同。苛民

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羣望。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

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五難數在前。五利數在後。當璧。有民二也。民信也。令德

三也。無苛。俞云。此段先叙後點。貴妃子。君陳蔡。又云。複說一通。文有鄭重。居常五也。弃疾。有五

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

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紆徐之妙。位不尊。亡音

無又其寵棄矣。父既沒。故。民無懷焉。非冷德。國無與焉。無內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兩截中亦以單向作轉。皆庶賤。補

亂而入。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

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首衛。以為外主。桓齊

●亡如字。奔亡之也。

●叔向論取國有五難。乃切當之談。然五難之中。其不聞達者。與無寡而動。尤為緊要。蓋寡機之會。惟達者識之。故桓之反也。有鮑叔文之入也。有孤趙藉無達者。則坐失寡機。動非其時。徒為人駭除難耳。棄疾反其所為。宜符當璧之兆也。何孟春。

●杜注自知難通。故云蓋叔向所矣。且下文有齊宋魯郕內外主。則五有字。皆並稱可知。豈得子餘子犯魏犇復在五士內耶。二子既在內而賈佗獨不與。與頓司空季子又不在心腹股肱之列耶。故五士必有所指而下四人不在其內也必矣。傳氏

出奔莒衛有國氏高氏有國高以為內主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下善齊肅肅敬也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前兩節

倦施舍猶言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布恩德

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有先大夫

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有魏犇賈佗以為股

肱魏犇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有齊宋秦楚以

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

楚王享之秦伯納之

謂欒枝卻穀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

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入唯文公在再復一天

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于共有寵子遍二語拋裏弄疾收拾完密與上截收句相對

國有與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整齊極矣

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干所以蒙弑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

晉成虎和在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先奢也為

取耶故取耶在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

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

此篇論事以晉會平丘為主論文以子產爭承為主以晉為主故開手從晉成

虜和諸侯貳心叙入討貳注意齊魯鄭三國依經分傳凡作兩大截讀前半以

遂令平丘作領子產相會略點一筆而

詳寫齊魯兩邊議論于後後半以同盟

先一個掃興

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七月

丙寅治兵于知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

鮒叔向弟特提唐云為後出色寫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

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周禮鄭註

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幕大而幄小幄在幕下張之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子大叔以四

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

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

從善說文飼牲曰芻草薪曰蕘蕘衛人使屠伯饋叔向

詞長于鄭嘿無一言直許之而已一面

平丘作領服齊絕魯略點兩頭而詳寫子產兩番議論于中前偶後奇剪裁極勻以子產為主故前半于將盟前即開叙一幄幕九張事下半于及盟前又挿叙一速張于除事相應成章而齊則懼而聞命魯則懼而聽命子產獨藝貢力爭直決破晉人伎倆極其生色不但遠過于齊之遲速唯君雖魯以惠伯之辭亦且從意如而西也故特以夫子三層稱許作結左氏往往于賓主互用並行不肯處見穿插之密鑄鑄之精其手法必非粗心所能驟領也

同盟止于平丘晉霸已衰全非守信修德面目叔向亦無可如何只得以示威示眾勉強支撐看其于齊于魯徒理短詞長于鄭嘿無一言直許之而已一面

寫叔向便是一面寫子產純用對面激射筆法譬如兩鏡相照鏡無定形而神致則面面生動也妙絕

合十四國諸侯而詳者凡四叙法各各不同子產不必言衛止叔鮒求貨故只用輕筆撇過齊始不可而後同盟乃題所重故用重筆往復魯既不與盟又執季孫无題所重故以取鄭始以平子歸結而知莒之訴惠伯之對較齊如詳此等皆相其輕重而穿挿布置不偏不亂者也

通篇以乃並微會作緣起以貳字為眼目以遂合平丘同盟平丘為綱領以示威示眾為大旨以將盟及盟為提撮界畫齊懼則以齊服也三字一點即結魯懼則依經另結鄭爭承則于事後重結

三書

春秋左傳

卷之三 昭公

二

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七月

丙寅治兵于知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

鮒叔向弟特提唐云為後出色寫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

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周禮鄭註

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幕大而幄小幄在幕下張之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子大叔以四

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

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

從善說文飼牲曰芻草薪曰蕘蕘衛人使屠伯饋叔向

詞長于鄭嘿無一言直許之而已一面

寫叔向便是一面寫子產純用對面激射筆法譬如兩鏡相照鏡無定形而神致則面面生動也妙絕

合十四國諸侯而詳者凡四叙法各各不同子產不必言衛止叔鮒求貨故只用輕筆撇過齊始不可而後同盟乃題所重故用重筆往復魯既不與盟又執季孫无題所重故以取鄭始以平子歸結而知莒之訴惠伯之對較齊如詳此等皆相其輕重而穿挿布置不偏不亂者也

通篇以乃並微會作緣起以貳字為眼目以遂合平丘同盟平丘為綱領以示威示眾為大旨以將盟及盟為提撮界畫齊懼則以齊服也三字一點即結魯懼則依經另結鄭爭承則于事後重結

三書

春秋左傳

卷之三 昭公

二

二

二

二

二

參錯中線索通清

●楚圍既死乃敢徵會于諸侯蓋政在私門志不在于修伯業也告于吳謀因楚國未定而弱之又門

●鍾惺曰叔向之苦苦在晉無札而欲字字以礼責人朱批

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

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

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開也行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

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晉叔向日國家之

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

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有威

而不昭其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其百事不

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

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閉朝以

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

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

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志業於好也聘講禮於等也朝示威

於衆會也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

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洽奉

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

迴顧起處以作中間提撮。齊人懼魯人懼兩段本對然連寫即嫌其板忽於中間插入示眾建旆一番熱鬧排場局法變動通身神采煥發讀者耳目為之一新真絕妙結構也。

●以亦訓故詩衛風何其処也必有以也又因也。十八年使後故之以全。

●叔向不及夷吾也。陳氏

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

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

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聞矣一句承上起下不可以不示眾

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

旆之諸侯畏之後點諸侯凡十七處亦張目軍將戰則旆故夷旆以恐之知人莒人愬于晉曰

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知魯同好又不朝女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

正義曰三年傳穆子云曹滕二知實不忘我好是知魯同好也又案元年十年再伐莒耳

是不朝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

命寧世曰晉自此十有五年不合諸侯迄于召陵伐楚不克遂以失霸蓋會宋會號之後楚日憑陵晉日偷逸叔向不忍坐失諸侯勉為此會示威示眾事非得已故此文以晉為主以鄭為客晉大國也而不能服小國之心鄭小國也而可以抗大國之命則晉偷而鄭競也齊霸國之餘魯宗國之長齊魯而武則諸侯皆貳晉之偷可知矣齊魯而懼則諸侯皆懼鄭之競又可知矣夫十四諸侯同盟人各有詞國各有事連篇累牘尚不能罄洞見情勢則提綱挈要大局了然至如叙晉人潰賁之罪見其所以失諸侯之本叙子產料事之明見其所以抗大國之具閒處冷處皆有深意學者識得此等法度凡遇朝廷大典禮大戰

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

蠻夷謂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

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

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奇語然是叔向不濟處

其畏不歎償什也瘠在亦反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

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知莒杞鄆之怒四國近魯

數以小事相忿節已滅以討魯罪聞其二憂因南蒯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子仲二

功命題起草胸有成竹曲直煩簡手筆自高斷無蔓延踈略之失矣

王或庵曰春秋之盟未有如平丘之不義者胡氏論之詳矣左氏直序其事以叔向為主晉之罪皆向之罪也顧示威示衆衛畏而賂貨齊畏而與盟魯畏而聽命獨被子產窺破視若無有爭承不

屈向遂無如之何故此傳以叔向為主而子產爲賓此作者之意也孫執升曰按晉會諸侯由是一日不可以不示威一日不可以不示衆夫仁義不足而後假之仁義固人心世道之憂也兵力不足而後假之兵力其世變爲何如哉子產爭承曰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後世惟眉山父子能通其意

朱批

憂爲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唐云再擊動子產不敢甲戌同盟于平

開隙伏下爭承至昏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盟會處壇本

或作墀音善癸酉退朝先盟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

子犬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

往乃無所張矣九張且然四十將如何地已滿也傳言子及盟子產爭承承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晉曰說諸侯子產妙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

列位在問口提出天子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

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孔氏曰僖二十九年例云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伯國下同子男也趙氏

●周爵五等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春秋繁露公羊桓十一年鄭忽出奔僖云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以殷之實合伯子男爲一惠補注

●魏禧曰以叔向之雍容和雅而鄙倍之詞至此蓋六卿早授意也故通篇無六卿之言朱批

●不畏強禦惟其知有國而不知有私也陳氏



○飲水以壺藏于冰也。陸氏引邵氏傳氏亦取此按此說以水為漿也。

兩段起處捕叙子產帷幕張于前收處又附叙哭子皮事于後亦以前偶後奇為章法。飛裏爭正項于中也。文律摠以相配適均為妙。

文以子產為主故特收煞然于事則脫却主人翁矣。輕將哈諸侯三字關合遂合諸侯于平丘結一邊而兩邊皆到手法至輕且密也。

註雖兼美晉意實專美子產。美子產而平丘之可譏在言表矣。

國遙接魯懼聽命公不與盟信和莒之訴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蒙裏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

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箭蓋可以取

飲。蒲伏本又作匍匐。箭音童。又音勇。時八月乃夏六月也。故飲冰以辟暑不當解作箭箭以與壺覆。

補正。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

也。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已之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決竟

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君子

●注身作只。蔡國本閩本監本也本按勘

不敬邊故侵而不知不設備故競而不敵。

為治乃國。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正義言盟主會合諸侯限藝貢賦使之有常是為得禮則子產爭之不為有失也。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

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無謀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城驅衝車與狄爭逐大獲

而歸。為十五年晉伐鮮虞起

復六國封陳蔡對說却以陳蔡為主故于上層先透一筆而下以重筆另對亦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

前奇後偶章法。既封陳蔡而皆復之一句為上下關提而逆提順結用筆尤活。三禮字頗可揔點。却整整寫三遍省則徑省不省則徑不省傳例如是。

●楚平繼殘暴之後。不得不以惠結人心。然必因陳蔡有不得不復之勢耳。陳氏

此語自反而不縮矣。乃歸季孫之機也。

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

故諸侯。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隱犬子之子

廬歸於蔡禮也。隱犬子。犬子有也。廬蔡平侯。悼犬子之子吳歸于

陳禮也。悼犬子。偃師也。吳陳惠公。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

得比諸侯。故明之。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

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

●唐荆川曰。四未字。可謂知難而退。楚平初政。綽可現。其言亦可法。朱批

即藏之外。府置之外。厥意而語。特大。方平排四未字。極板連掉兩在字。極圓。

此篇叙晉歸季孫事。以惠伯為主。未歸則說之。使歸既許歸。又欲歸之。得體極有作用。季孫無識。反為鮑恐。而惠伯之待禮如故也。微惠伯。其不見笑于穆宜乎。朱批

●自昭以前。其辭命猶皆有三代禮義之風。至此則惟以利害相啗。喝流而為戰國縱橫之術矣。又明

公子河。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

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

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白魯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也。瘳。差也。親親

與大賞其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二

● 肝可称述誠多。但平亡之會。晉諸侯以示威者肝也。鮒受貨于衛。獨不受羹乎。歸魯季孫。乃惠伯請受諸侯之會。宣子患之。謀于叔向曰。使鮒說之。則鮒之詐。肝實啓之矣。邢侯與雍子爭田。肝收知直在邢侯。不以教鮒。而令任其貪婪。及宣子問罪于肝。乃直言其當教。略無休戚相聞之情焉。孔子寧肯直之而又义之乎。吾故曰。非孔子之言也。王命刊

惠伯以利害動穆子。叔魚亦以利害動平子。而一以理動一以情動。文之不能

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吾豈無大國。言非獨穆子不合得去事他國。晉可事。

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

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

其老。老尊。若猶有罪。死命可也。命也。若曰無罪而惠

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

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

曰。不能。鮒也能。鮒。叔魚也。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

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微

動入者。必不能入。情入理者也。朱惠菴

詳叔魚語。正見晉亦有辭。但能恐季孫而不能恐惠伯。是對面反映法。

● 季平子專政。擅權晉人執之。固自痛快。然為夷而執其老。惠伯之辭。公甚正。不知季孫一歸。而昭公出孫之禍成矣。文

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子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

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

除館於西河。西使。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平子懼先

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喜得免。大夫不至必見執也。

而後至。亦危之也。三月曹伯滕卒。無傳。四同盟。林武公卒。子平公頃立。

夏四月。無。秋。葬武公。無。八月。莒子去疾卒。未。同。

盟。林著。上公卒。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上公之弟庚與立。是為其公。冬。莒殺其公子。

意恢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為尊

晉罪已禮也禮修已而不責人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族譜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癸為一人服云司徒姓老祁字慮癸亦姓字二人季氏家臣補正曰宜從服說其稱臣者猶今

人相語自稱僕也待得尤妙先作地步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

而疾與若以君靈不灰請待間而盟差初責反許之

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遂劫南

○陳卧子曰對平宣言羣情一氣而南蒯奔其智豈出治區夫下故備皆不沒其功朱批

此段完南蒯叛費事以祁癸偽盟來歸為生詳在齊一番譏評斷南蒯所以出脫祁癸也否則以叛易叛兩人為世誥厲矣待盟請盟對叙末以歸費結之亦前偶後奇格

●陳卧子曰對平宣言羣情一氣而南蒯奔其智豈出治區夫下故備皆不沒其功朱批

●文勢流動已近戰國第意致微婉則左氏孫評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祁癸又叛南氏天理快人長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

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子

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請期五日遂奔

齊待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對曰臣欲張公室也

張強張強子韓皙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

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收前兩節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收待飲節

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

●簡謂比數之鄭氏

雙提兩簡兵句本重用師然用師必先撫民中十六句皆撫民甲裡事末亦重

結息民而輕帶用師。運掉有筆。上國東國一詳一略。恰實事于中間。絕妙章法。

●馬融廣成頌。察滌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注介特謂孤介特立也。惠補注。

以二筆結而段息民。順結撫民。用師倒結簡兵。老潔之極。

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分貧振窮。分與也。振救也。長孤幼。

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收養不。使流散。介一古賀反。救災患。宥孤。

寡。寬其賦稅。赦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舉淹滯。淹滯。有才德而。

未敘。禮新敘舊。新。勳。合親。勳。功也。任良物官。物。親九族。

也。正義。言量。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事而官之也。

者。亦如之。如。然。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結好。四隣。

禮也。正義。謂十九年城州來以挑吳是也。十七年。長岸之戰。未滿五年。吳來伐楚。不可不戰。非王。

也。本心。

只五個人。用三層寫出第一層。只兩人。第三層添出三人。都兩開說。第二層將五人串合讀之。極糾紛却極清晰。妙筆。

凡糾紛處。用整筆方鍊讀。此可悟。

有德無厭。是案。平王殺其身而庸其子。無忘舊勳。即以叙為斷矣。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慝。國人弗順。真為莒如矣。郊公著。巨公子。

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庚與。音餘。本亦作與。蒲餘侯。惡。

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蒲餘侯。莒大夫茲夫。郊公惡。

公子鐸而善於意恢。鐸亦羣。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

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為下冬殺。意恢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

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

闕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闕辛居鄖。以無忘舊勳。辛。

前兩人合謀。此便分任其事。伏應甚明。

此篇一案兩斷。叔向斷三人。仲尼又斷叔向。文意相承。遞重由散而排。最是整瞻文字。  
三人同罪。以叔魚為主。看末段。單以三數。叔魚為直也。妙在前半。久而無成。語便見一賂一殺。單從叔魚而起。平叙中已伏。側重之案。不解此種筆法。則前平後側。背盾相判。轉落必費手矣。

旗之子。即公辛。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

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陽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

齊以田。

○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鄆許六

趙六二反。正義曰。襄二十六年。傳稱巫臣奔晉。晉人與之邢。雍奔晉。晉人與之鄆。則鄆是雍子之田也。

而巫臣之子爭之。晉語云。邢與鄆比爭疆界。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

理。叔魚攝理。攝代。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

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周禮庶民之獄。以邦成蔽之。康

誥不蔽要囚。皆以蔽為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

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

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

潔之。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又恰。有比。現成。律例。逸書三

刑。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俞云。臯陶古之直者。用法。臯陶故曰古之遺直。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正義服云。施

鄙本雍田。而又有靡角勝楚之功。罪在雍子。當是叔魚故意。不難以索賂耳。及受賂而後伸之。則邢侯得以有辭矣。不然。舊獄久而無成。何至叔魚而遽罰之哉。下文自知其罪。雍子亦必有不是處。況欲入罪。何患無辭。問官未受賂。前是一樣審斷。既受賂後。又一樣定款。雖百世可知也。朱批

●晉語云。秦人殺冀芮而施之。韋昭云。陳尸曰施。謂殺而陳其罪也。惠補注。

治國制刑四句。由主入賓。下三言。兩賓一主。亦一順一倒法。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本以直字應上却。倒添一義字。與結處呼應。妙法。只一牽上。搭下。筆意圓轉。不滯耳。註謂于義未安。直則有之。天下未有不合于義而可為直者。杜公竟未讀論來。

整整三段。文筆與中幅相配。以大意減親例之。則以為義而不疑也。古人用夫字。每必帶歎息之意。不見疑怪之意。重疑之說。必不可。

殺親益榮。此言恐傷友于之心。疑非夫子語氣。

猶効也。邢侯亡。故効之。孔晁國語註云。治國制刑。不廢其族也。尸氏反。杜無註。當從施如字。

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已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減。

未減。未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於義未安。直則有之。看結句當。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讀。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晉季孫稱其許也。

許也。謂言讀。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晉季孫稱其許也。與誅心本不。相妨。或謂其雜奏非也。

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頗也。三惡除。殺親益榮。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宜。則三利加。益已。

林云。有直名。益已。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宜。子問不可以。

子問不可以。

●非夫子語氣。豈僅是一語。

●孫執升曰。叔向救叔魚之罪。先儒多疑其傷。恐失作者意。夫然說此。足以警世之溺獄者。朱批。

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正義曰。義者。于事合宜。所為得理。直者。唯無阿曲。未能圓通。劉炫以直則是義。而規杜氏非也。按前曰。義也。夫似疑其非義。後猶義也。夫則仍無傷于義。孔氏以兩夫字皆疑怪之。詞故但曰遺直。不云遺義。亦非。

經甲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同盟。夷末卒。王。

僚 立。三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立之。正義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遂盡去其樂。而終祭事。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而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也。

卒。必聞樂不樂。而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違。

此段前三句。自非祭祥而喪氛而在位。事後三句。自泣事而卒而去樂。卒事乃倒應喪氛祭祥。作一順一逆筆法。

讒人所以見逐而書者。○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探嘗狄晉矣。荀吳何以無貶于初伐。貶實錄而已。見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齊戒。補正曰此乃春禘秋嘗之時。

禘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禧公。並同唯閔二年。吉禘于莊公。為三年喪畢。諦審昭穆之祭。要

之皆非五年大祭。追遠之禘也。按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以武公為不毀之廟。故禘于其宮。而不予。

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

赤黑之禘。非祭祥也。喪氛也。禘。妖氛也。蓋見于宗廟。故以為非祭祥也。氛。惡

氣也。禘。子鳩反。周禮有祫禘之官。鄭云。祫。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服云。水黑。火赤。水火相遇。故曰喪

氣。

其在泣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奮入而

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為之去樂。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于楚。平王故無極。恐其

有寵。疾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

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上位。服虔以辱為

欲連下。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

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

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

王唯信子。王唯信吳。余唯信吳。臣豈不欲吳四起。句一樣筆調。相映作章法。章法奇絕人。四層作兩半讀。參差整齊。兼而有之。

唐錫周曰。看他為朝吳謀。像一片熱腸。為蔡人謀。像一片熱腸。為平王謀。像一片熱腸。大奸似忠。信哉。

儲同人曰。君臣相信。即以其信害之。朱批。

孫月峯曰。兩語申三遍。檀弓每多此等法。自是一種風流。朱批。



中平王之所忌。現身設法。諧至巧也。

今。寧。世。曰。轉。變。似。檀。弓。峭。刻。近。國。策。

王或庵曰。在蔡二字。領起。通以復句。見姿大類考。工公毅章法。

汪鈍翁曰。結志在蔡二字。設謀巧。造語新。開國策筆意。朱批。

此篇直是兩對格。前不許叛。後不遽降。前語先正。而後反。後語先反。而後正。前

故。宣。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

臣。豈。不。欲。吳。非。不。欲。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多。權。

謀。據。註。當。前。知。為。句。愚。意。只。作。一。句。讀。前。指。乾。谿。之。役。而。言。言。我。早。已。知。其。權。謀。有。異。于。人。不。可。不。去。也。較。孫。云。設。謀。巧。造。語。新。捷。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周景王子。傳為三年之喪。二焉張本。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大子壽之母也。傳為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起本。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鼓人下曲陽縣有鼓聚。

叔向。許用。竟引。後事。君語。用緊。接前。段。庶民。以信。為骨。後段。事君。以義。為骨。兩。相。對。至。通。姦。教。意。極。言。其。失。前。用。之。後。半。後。用。之。前。半。極。其。參。差。或。以。吾。城。叛。我。亦。能。事。君。將。對。面。翻。轉。看。前。用。之。前。半。後。用。之。後。半。又。各。作。土。下。轉。換。尤。雋。爽。可。喜。若。前。以。好。惡。不。愆。起。後。仍。抱。好。惡。不。愆。結。前。云。欲。城。後。云。城。可。獲。格。則。截。對。而。意。自。串。通。合。而。為。一。章。法。勻。密。極。矣。庶。民。事。君。雖。分。說。其。實。以。民。為。主。看。上。下。凡。六。點。民。字。也。

請叛請降。作兩番寫。偏寫得入情入理。事君全在教民。教民全在慎好惡。逐層剝入。真有本之論。曹德培

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

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

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好。或。以。吾。城。叛。吾。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

何。無。以。復。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庶。民。力。能。則。進。

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通。姦。所。喪。滋。多。

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

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

林西仲曰。用兵爭利。常事也。况犬鹵之捷。亦用崇卒薄其未陳。原非純以正勝者。此番不受鼓。厥乃君子不登叛人之意。為名義起見。則可及。圍鼓三月而鼓請降。必欲待其食盡。以免涉于迂濶。先輩謂其料定彈丸掌握。落得為此義。精仁熟之言。以示入。可謂推見至隱矣。  
朱批

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

怠字。緊對降字。

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

完猶保守。

無卒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

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

知義所在。

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正義曰。十七年荀吳詐祭于維。以滅陸渾。二十二年。負甲偽羅。以入昔陽。而此時獨得降而不納者。知其力能必獲。故因以示義也。

有歿命而無二心。忠以死君命。無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敢懷二心者。

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戡鞮歸。

戡鞮。鼓君名。載本又作。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

伏前半篇。伏後半。

以文伯宴。樽以曾壺。

下。文。席。上。生。風。此。處。當。是。故。意。擲。設。文。伯。荀。躒。也。曾。壺。魯。所。獻。壺。樽。躒。力。狄。反。周。禮。司。尊。彝。云。

秋。嘗。冬。烝。饋。獻。用。兩。壺。罇。鄭。註。壺。者。以。壺。為。尊。又。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是。禮。法。有。以。壺。為。樽。者。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

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文伯揖籍談。文伯。林。蓋是時晉為盟主。不修職貢。

此篇前後相對。王責籍談。重在彝器。而譏其忘與叔向責王。重在喪宴。而譏其忘經。語意皆相準。而立章法不偏枯也。王求彝器。却不重責其無。而單責其忘。典晉論失禮。亦不重譏其求。而單譏其忘。總都是將冠冕處來。做個話柄。其實一貪一吝。滿肚皮意思。都注在彝器上。當得言外得之。

無辭揖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

分。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

若魯壺之屬。晉居浹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

及，拜戎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及，故數為戎所加陵。其何以獻器？王曰：叔

氏而忘諸乎？叔籍，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

分乎？密須之鼓，與其犬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姒姓國也。在安

定陰密縣。文王伐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

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參所金反。

起結以兩忘字為呼應，中又以兩分字為呼應，皆自成片段處。

唐叔文公相對遞說，前分字在提句，後分字在煞句，又叔父其反無分乎一筆喝起，下以非分而何，順應無分，再以不登叔父倒應叔父，明畫之極。

正義上繫參之。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犬路戎路。鉞鉞

鉞，鉞斧也。鉞，金鉞。秬，黑黍。鬯，香酒。正義曰：周禮

下也。賜鉞鉞者，使之專殺。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

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

不廢。東一段文有氣魄。神采。朱批。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

彝器。弓鉞之屬。旌之以車服。襄之二路。明之以文章。旗。子孫不

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

福祚之不登，叔父絕句。補正言忘其彝器是福祚之不登，惡在其為叔父乎。按此以叔父屬下為倒。

前後都以且字為一轉。前忘分忘祖有兩層。後樂憂非禮亦有兩層。特相配為章法。

籍父無後。斷在尾。王其不終。便斷在首。恰作中間轉。接左氏用熟之法。

句亦且昔而高祖孫伯鷹。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

通。且昔而高祖孫伯鷹。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

日籍氏。孫伯鷹。晉正卿。籍談九世祖。鷹以斬反。正義九世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郊

子以少皞為高祖。意同。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鷹。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

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數色主反。正義曰。定十

籍秦秦即談之。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子。是無後也。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

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

籍秦秦即談之。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子。是無後也。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

樂憂非禮。作兩層說。上從喪。宴輕帶。彝器下從彝器歸重喪。宴未并譏王之多言。詞意周到之極。

● 雖貴遂服。指后世子之喪。若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安得為此抑揚之語乎。預邪說。亂經。孔氏扶非。皆不足取。惠補。以早。已早。全太早也。

俞寧世曰。籍氏咎在忘祖。王失在樂憂。忘祖自當無後。樂憂自當不終。此不易之理。非臆度也。先記既葬除喪。便見王不當樂。憂記攝籍談對便見談不當忘。

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按補正曰。禮為長子斬衰三年。喪妻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在。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哀則同也。與正義說同。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正義言諸侯自有善功。乃作三年之喪。雖貴常器以獻其功。獻非由喪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遂服禮也。故譏其不遂。正義葬日即虞。虞即卒哭。卒哭去葬。相去不遠。共在一月。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正義言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事必不可也。襄十六年。晉葬悼

卒哭去葬。相去不遠。共在一月。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正義言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事必不可也。襄十六年。晉葬悼

卒哭去葬。相去不遠。共在一月。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正義言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事必不可也。襄十六年。晉葬悼

卒哭去葬。相去不遠。共在一月。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正義言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事必不可也。襄十六年。晉葬悼

祖至于典碩出以疏越精警運以淡宕  
文格尤超  
孫執升曰王言詞令爾雅典故秩然與  
定王之諸士季同一詳瞻然隨會能修  
執秩以為晉法叔向刺王之悖經而不  
知訓談以稽典是憂不可樂而祖固可  
忘也王朝有人當并與籍氏同其責  
王或庵曰意在譏王之失禮為二十年  
王室亂張本王之失禮主也籍談之忘  
典實也乃賓為正傳則賓似主主為餘  
波則主似賓顛倒主賓變亂奇正此宣  
成以前手法也

公平公會于溴梁與諸侯宴于温又九年八月葬我  
小君穆姜十二月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傳皆無譏則  
卒哭之後得宴樂也卒哭謂卒此無時之禮王之  
哭蓋始者哀至即哭虞祭後唯朝夕哭而已禮王之  
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  
申謂求器宴樂甚言以考典考成典以志經志經而  
是否則反脫來脈言以考典也  
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正義  
先王之典將焉用之  
經乙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林齊景有志于代興也楚子誘  
戎蠻子殺之林戎蠻子嘉也不名名之則疑于蔡侯  
般正義曰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爵

也○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盟  
公卒子頃○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  
葬晉昭公三月而葬速  
○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  
猶以取鄭故也公為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  
○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  
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  
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一月丙申齊  
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本叙齊侯伐徐却插入楚取蠻立子事  
以楚之禮形齊之賂也昭子却嘆無伯  
又以齊之害形晉之衰也皆意在言表

齊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申叙看  
其用突挿法有橫重斷續之奇

○御案楚聞蚩氏之亂誘蚩子而殺之其罪大矣。復立其子安得為礼乎。左氏之說謬也。朱批

○趙鵬飛曰。徐自齊桓之伯內从北方。宣成襄之世不見於經。蓋从楚也。昭四年申之會。徐人在焉。楚以其貳於吳也。即會執之。故明年徐从楚伐吳。其後世比於楚。今楚大亂之後。楚平新立。齊欲伐徐以僥倖。其或从尔。朱批

李廉曰。此為晉伯既表。齊景爭伯之始。朱批

姜炳璋曰。此惜當時之無伯也。自盟宋以後。襄昭二公諸篇。皆歸宿於此數行。朱批

師至于蒲隧。

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坡。取慮上音秋。下力居反。如淳音陬妻。

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

甲父之鼎。

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林邾莒畏齊討

已故從徐。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

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

無亢。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

禦。居莫知我肄。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

異心。無有念。其是之謂乎。傳言晉民勞者也。之衰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

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林禮大

夫立于東夾。南面。張立于客間者。蓋賓未

升階。侍立于西方。孔張誤立于客間也。描寫手足無措人絕倒執政禦之

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林張

西。執政又禦止之。張又益。伏全篇之脈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

富子。鄭大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

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必陵侮我。補正言幾見有為之笑而不陵我者乎。與十年傳幾干人

而國不亡。二十四年傳。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也。照後

○侍立作時立。滙亦

此篇自是兩截。事下事與上事全不相關。然下文却全因上文生出。蓋孔張見笑于客。富子以之責子產。子產雖怒。其過當然失位之患。鄙我之慮。終當爭勝于大國。故恰好因其有請環強賈之事。盡情抑勒。使客輸情服罪而去。而曩時之笑我。乃爽然自失矣。前半大國及鄙我字。後半處處關照。所謂失之東隅。取之桑榆。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也。灰線艸蛇至此文而極矣。兩失位不同文。即借作聯貫。映帶又一活法。而禮字固一篇之主腦也。

提一怒字。下文一反一正。先破恥字。未

三語另責富子作掉尾句句傳盛怒之神錢官声朱批後半篇于產語語剛執昔人云怒時不可作私書于此益信

●類與類通類力对及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類注類不平也唐李遜備治條疏類又及也念類無期正字通類絲節也又疵也說文

○孫執升日首段語語雷厉中二段字字秋霜末段春風和氣朱批

當作邊鄙解言以我為鄙邑而陵之也衝口直說肖甚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表當出令之不

信刑之頗類緣事類以成偏頗類一力猥反服讀為類不平也正義曰二十八年註類也放縱也獄之放紛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正義此指出外

會朝大國而言孔張在本國失位故得不以為恥唐云連排七八句用四字勤住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罪字亦借伏一筆

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兒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數說不盡為純稭出醜盡情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

●大夫雖不自出軍自出已軍賦則不可謂必無自祭之礼也

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

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主受服歸服受服謂君

祭以肉賜大夫歸服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先儒皆以服為祭社之肉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蓋奉君命以又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

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

規我規正也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為雙林今一在鄭商故宣子欲得而雙之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環肉好若一謂之環李進云好好孔也

反煞峭勁筆有餘怒然有意無意却已暗通後文矣絕妙伏筆法馬章民朱批

下文雖從上文而來精神却全注重後半故上截一層下截寫出兩層合來是前奇後偶格然一層中僑之耻也僑焉得耻之却作對說兩層中寫君不知我

勿與知成食不為失位亦弗為却作二  
申說分合處有相錯相配之巧  
寡君不知此時落得推不問下文却又  
語語作喬家主可見此處便是故意作  
難也語氣猶帶怒容入神之筆  
兩人語極通入情却不知子產別有意  
思在

●呂東萊曰不吉玉環其說有二一則  
宣子居六卿之長以宣子求之鄭尚不  
與則下於宣子者必不敢求此子產所  
以疾塞其端一則宣子在六卿之中尚  
畏文知理可以告語而必不為鄭之禍  
朱批  
雙提揔收中間順承倒應左氏慣用之  
法緊照前失位之恥故兩意以定位  
為主失位一層凡有四轉成貪一層只  
得一筆揔斷後又轉一意賓主輕重愈

內柔 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  
去聲 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  
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

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  
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  
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一心將終事之是以

弗與忠信故也所以盡忠于宣子 僑聞君子非無  
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明

四轉一層緊一層歸重鄙邑蓋後半兩  
鄙邑兩失位乃遙應前鄙我失位眼目  
也  
第一番只推不知第二番只推嘗誓其  
正意却透發于中段私下往復後兩弗  
為只一點便足最是運掉靈活處若寫  
作一面覆宣子便語同案伯  
下半篇自成二橫擔格蓋以中間貫兩  
頭者

看此客多少宛轉子產執意不肯初疑  
未免太過細味頗以大國鄙我為言乃  
知全為前文一笑發洩絕不相涉事寫  
得如許關照有情奇絕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

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滋益也

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

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之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

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

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

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

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



● 藿。徒吊及調去声。州名。不与音狄者同。

我勿與知。又為前寡君不知。句文飾得妙。

盟誓不過借作推頭耳。看他仍歸到成會失位兩意結煞。有此正論始足服人。

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

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此不應便下須先代子產細辨如何處置實是更難措語朱批鄭本在周畿內桓公

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此毗志反。以艾殺此地斬之蓬

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

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艾魚廢反。藿徒弔反。強其丈反。又其良反。毋或句奪爾

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

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

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

不是單靠口頭轉變生活。又兩意以鄙邑為主。語氣輕重有法。

直說到。大國鄙我方住。暗合前文。真一篇如一句矣。

戴同得曰。層層有色。句句有味。大抵意奇。則詞易工。朱批。

宣子請皆賦。分明七子。籠武舊套。忽從不出鄭志上。脫換得意思全別。此推陳出新之法也。

● 鄭志杜如字。不与下文相通。且人人所賦不同。不可以一國而言。宣子。非鄭人。知鄭國所志。故云亦。以与已全。下所云不出鄭志。甚明。傅氏說可从。

金云賢諱至。

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言我給賈又不好。林評皆貼。鄭說欠明。句乞也。乞有二義。取則入聲與則去聲。句亦有取與二義。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為鄙邑之事。僑若獻玉。此則取也。自巳。林云成字。應上成價。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不知所成敢私布之也。布陳。產語對兩層為。玉以徽二罪林以要失諸侯。鄭國之二罪。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敢辭之

○夏四月鄭六鄉餞宣子於郊餞送行。飲酒。宣子曰二三

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子產賦野有蔓草。志也。

子齋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齋才何才可二反。又士知反。說文作齋。齒有差跌也。

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子已所望也。

●不渝下宜有邦之司直四字。陸氏

上三段每一賦詩必一答謝。竟與龍武篇同一機局矣。此處忽然頓斷一層。化作兩層下。又變而摠說三層併作一層。極變動可喜。

王或庵曰。禮所以定位。無禮則失位。子產相鄭以小事。大在持之以禮。無鉅無細。不敢一時自越。亦不敢一事假人。所以能自立而不失位也。韓子求玉事甚微。而子產持之。始終不應。守此道耳。此傳特序此事。以見子產之能。而前一段借孔張點出無禮失位之言。又借拒富子影起拒宣子之請。皆先驅也。後一段序六卿賦詩餞宴。隱寫一禮字。相為遙映。而後點出辭玉作結。皆餘波也。

分作三事看者誤。開手提出子產戒曰四字。最有情趣。蓋子產所以折宣子者。全在無禮失位。而鄭先有一無禮失位之孔張。以貽宣子笑。子產之戒何在。子產之所持者。又何在乎。然此特文字波瀾。與子產無碍。故序子產拒富子之言。非詳其懷諫過甚。蓋詳其無碍于子產。以為下文拒宣子地耳。嚴厲鋒銳。豈漫然之筆。

起亦以知鄭志。便似出個題目。不出鄭志。便是就題目做文字。文無新舊。以切為工。此正所謂切者。結併為前篇作收拾。其不連前篇而另作一首者。文氣各成一格也。坊本于前篇則悞分。于此篇又悞合。總是不講于

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已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已

音記舍音。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子大叔賦。褰裳。放又音捨。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

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已今崇好在。此不復命子適。他子大叔拜。謝宣子。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不。

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以答之。所以晉鄭終善。正義言。不有是告他人之事。其能終相善乎。按事字當屬下。為句補正。傳氏曰。人情相與玩習。恒不善其終。惟有是警戒。當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能終于好。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

不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夷。子柳賦。韋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韋兮詩取其志。子柳賦。韋兮。此句輕。輕。韋。還。三子。下。乃。應。起。處。捧他。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二三君子以君命。洛反。作摠贊。賦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皆昵燕好也。昵親。不出其國。以示親。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好。○昵女乙反。

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風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日子命起舍夫玉。

可。見。不。是。少。玉。消。釋。得。妙。否。則。

三。昭。公。

三。

三。

三。

篇法之故。前番嚴聲厲色。此番和氣。春風合讀見手意之變。亦復佳也。

命寧世日明是三段文字。第一段孔張失位第二段宣子請環。第三段六卿賦詩。以位字禮字罪字耻字信字終字作貫串。遂命三段鎔成一片。

習實為常。不唯晉。想平子輩亦被他道破。爾幼惡識正是怪其小時了了也。當微會之。

蕤山林也。只四字而從事山轉出斬木甚簡而明。

是賜我玉而免吾炊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

○公至自晉。晉聽公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

隨公從。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

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惡鳥路反。按今皆讀平聲。

○秋八月。晉昭公卒。為下平子。如晉葬起。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欸。豎柎有事於

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柎音附。又方干反。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于山。蕤山林也。蕤。養護命祭。殖。○蕤音藝。而斬其木。其罪大矣。

奪之官邑。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

猶信。自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

之戎。林自是凡滅不復稱入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冬。有星孛于

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孛音佩。一音勃。正義曰。大火謂之大辰。大辰蒼龍宿之體。

猶信。應前惡識國句。有子。應前爾幼句。無一字間。

猶信。應前惡識國句。有子。應前爾幼句。無一字間。

猶信。應前惡識國句。有子。應前爾幼句。無一字間。

猶信。應前惡識國句。有子。應前爾幼句。無一字間。

猶信。應前惡識國句。有子。應前爾幼句。無一字間。

猶信。應前惡識國句。有子。應前爾幼句。無一字間。

心在中最明故以候四時。幸。星也。狀似掃帚。光芒字字然也。楚人及吳戰于長

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林。吳楚始書戰。自是楚復書入。君臣不見

經者十八年。吳入郢矣。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

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穆公賦菁菁者莪。菁

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

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言若無所以

正義謂不有學問。治國者。國豈能久。林註解以為用。謂用國之才。非

之人亦屬添設。

●杜以故字解以字。可以以字句。孫氏馮氏亦以旧以國為句。不可从。反語作贊亦別。

○汪克寬曰。三年。小邾穆公來朝。至是十又五年。再來朝也。朱此。

日食而鼓用牲于社。其見譏有識。屢矣。故此番祝史特請用幣之所昭子引禮。便兼伐鼓說。平子以正月朔為言。止而不用。當亦兼伐鼓用幣而言。太史並正其失。又引夏書則單証。秦鼓乃特與請幣對看。見此三者缺一不可也。林註于止也。單指用幣非。平子誤會。六月非四月。太史單辨此月之即正月。故起結特用重筆。與昭子語重。伐鼓用幣不同。平子執定其餘則否。便是既不信禮。又不遵時。不君君言。其目無王制云爾。

●文十五年。莊廿五年。僖。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

食。當用幣於社。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伐鼓

於社。責羣。諸侯用幣於社。請上。伐鼓於朝。退自禮也。

平子禦之。禦。禁也。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犬史曰。在此月

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

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

犬史答言在此月也。正義曰。平子蓋以正月為歲首之

月。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

○呂曉村曰。僕節節為意如逐君伏脉。說此可以知履霜之謹。朱批

相侵又犯是宿。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正義謂減其物采。蓋象朝服而用素為之。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樂奏鼓。如今之单衣也。

伐。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今胤征。警奏鼓。警樂師。嗇夫馳。

庶人走。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孔安國曰。嗇夫主幣之官。鄭云。蓋司空之屬。此

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

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正義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補正曰。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

君之心。○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正義。少皞氏身號。金天氏代號也。下炎。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

一篇典故當分三層讀。首尾是實。中是主題。本奇古。自應有此博雅麗密之文。

起手提明吾祖。下文便應接少皞說去。却先引四賓以陪一主。自是鋪排襯托之法。但四賓之中。依次說來自當以伏羲為稱首。却偏留在着末。既合龍鳳以類相從。而太皞少皞賓主相對。尤為工切。此敘述中剪裁巧妙。處處微實而極翻空也。大抵錯綜顛倒。必有妙義。否則徒亂人耳目。亦何取焉。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正義。少皞氏身號。金天氏代號也。下炎。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

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

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

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

實講以鳥名官凡四項作三層說以五鳥為主五鳩佐之五雉九扈前人謂是五鳩之屬看其五鳥先摠後分五鳩先分後摠五雉九扈有摠無分又五鳩作煞雉扈便用作提詳略順逆極整極變連點三民字為民師作引尤見承接之妙

官。犬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犬皞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龍命官。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正義曰

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正義曰

此等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託言之爾時鳥名如今之此官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

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鶡鶩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鶡鶩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鶡必滅

反。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鶡鶩也。鶡鶩孝。鳴鳩氏司馬

也。鳴鳩王鳩也。鶡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鳴鳩氏司空也。鳴鳩鶡鶩也。為司空平水土。鶡簡。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鶡鶩也。鶡

盜賊。鶡鳩氏司事也。鶡鳩鶡鶩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白鶡雉東方曰鶡雉

馬端臨曰五鳩分配五官是時礼樂未備刑亦希簡惟司空司夏最煩故五雉為司夏之屬九扈為司民之屬具官独詳。朱批

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鶡雉伊洛之南曰翟雉。鶡音存又音遵鶡側其反翟音狄又音濁鶡又作希翟許韋反。賈逵曰鶡雉攻木之工鶡雉搏埴之工翟雉攻金之工鶡雉攻皮之工翟雉設五色之工考工記更有刮摩之工此無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所屬亦不可據也。夷平

正義雉聲。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鶡鶩夏近夷也。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夷

九扈為九農正

扈有九種也

●目東萊曰。規孔問官。見其博學詳說。規孔子斷自堯典。見其反說約也。批朱

找出不能紀遠一層論有歸宿文亦有首尾最結構圓足處。唐荆川 朱批  
通篇排偶忽用單句作收。文氣靈活。特添遠近二字作對以縮前結後。文意濃厚。構局最精。

夫子語一句收應末段。一句收應前段。真無一字落空也。

唐錫周曰。題只鳥名官二字。窘者何處生發。即看他偏從四面八方寫來。題前一襯。題後一托。結成异彩。中間實疏正。面條分縷析。燦若雲霞。左氏此種文真空前絕後之作。朱批

●足徵之權。及寄于裔夷。則中國之典禮存者幾矣。陳氏

傳荀吳滅陸渾事。却不從宣子夢授陸渾。叙入閒閒寫一屠蒯請祭。莫弘警備于前。而獻符應。夢輕輕創作掉尾。極變化有致也。

伐戎人事也。而以鬼事始終之。文即因之成章法矣。

三篇

卷三

三

三

黃棘扈竊丹。行扈借借。宵扈噴噴。桑扈竊脂。老扈鷄鷄。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音戶。鵠扶云。反。鵠勃倫反。借側百子夜助額三反。噴音責。又音曠。賈逵云。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夏扈竊玄。趣民耘苗。秋扈竊藍。趣民收斂。冬扈竊黃。趣民蓋藏。棘扈竊丹。為果。馿鳥。行扈借借。晝為民馿。馿鳥。宵扈噴噴。夜為民馿。馿獸。桑扈竊脂。為民蠶。馿雀。老扈鷄鷄。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訓扈為自顓頊以來。止義與尸通。朱子文抄作正疑誤。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天瑞遠。民事近。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於是仲尼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

年二十八

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莫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

乃警戎備。警戎以備戎也。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宣于夢。文公攜荀

祭三塗也。以為猶將過我而。

先警戎。備故獲。

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備故獲。宣于夢。文公攜荀

春秋三傳

卷三 昭公

三

一事而三人料之。議論多少不一。其實皆相承說去也。第一節。提明火出必布。諸侯有災兩意。且虛說。第二節。便從此申說。夏數得天。及丙子壬午云云。乃是實指火出必布一層。四國當之。至冰火之牡。乃是實指諸侯有災一層。末一節。宋衛陳鄭將同日火。又是摠頂中節兩層。通篇兩頭。中間詳以互見為章法。乃又出一格矣。

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欲以應

○多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

芒東及天漢。補正日。八月心星。申須曰彗所以除

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彗。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

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類告示人。今火向伏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象而微也。

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沒也。

●黃陶巷曰。俱作点空想像之詞。朱批

復數得天。下不徑接。不過其見之月。却將四國當之。夾說在中。而後以丙子壬午遙接作結。左氏往往好用此筆法。其在宋衛陳鄭乎。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都用憑空喝起之筆。推步文字。最難得此種靈活姿致也。

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補正。郟氏曰其與語辭。

猶曰。火出於夏為三月。謂昏。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

月。復數得天。得天正。正義曰。斗柄所指。一歲十二。月分為四時。復以建寅為正。則斗柄東

指為春。南指為夏。是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

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居陳

木火所。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房舍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

衛今漢陽縣。昔帝顛頊。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

家火記傳 卷三 昭公 庚



通篇說了無數天道。末忽結以子產弗與一筆。固為後文作緣起。在本文則真另轉一境也。奇甚峭甚。

● 璫古玩反音貫。玉名。以璫玉為筆。與玉璫對。陸氏

● 毛西河曰。占驗之術。三子言之。歷歷末以子產弗與一語折轉。見執政自有主裁。不為術士所惑。朱批

之牡也。牡。雄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其以

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火合而相薄。水少

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薄本又作搏。音博。正義曰。華在大辰為多。及漢為少。是水少而火多。火行其意

水必助之。故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字星

此日當火也。鄭裨龜言於子產曰。言若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璫。玉璫鄭必不火。璫

也。璫。玉爵也。璫。子產弗與。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

勺也。欲以禳火。故也。為明年宋衛陳鄭災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

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

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然之。楚師

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魴音房。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

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

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

遂出。吳公子光。光。諸樊子。闔廬。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

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聚之力。以取舟。

此篇上叙楚勝吳。下叙吳勝楚。似無輕重。然兩段皆着筆餘皇。而前為楚敗。而獲後仍為吳取。以歸則楚之卜不如吳之謀。觀提筆曰。吳伐楚而知傳之以吳為主也。但經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則又以楚為主。起處詳叙楚之卜戰不吉。改卜則吉。後以獲餘皇。取餘皇對叙。一應上卜吉。二應上卜不吉。伏應極明。畫經與得賓主互用。此又其一。班矣。杜經註云。向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不書敗。可見吳楚兩無賓主。故文亦賓主互用也。與他處章法自別。長岸之戰。當是水師。起著上流二字。便伏下獲舟取舟案也。

●魏世倣曰。守之如此嚴密。不審何以得伏舟側。當亦假楚信令而蒙之。如華元登子及之牀之類。朱批  
●徐揚貢曰。韓信入趙城。拔趙職。立漢幟。祖此法。朱批

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髯。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也。三呼皆迭對也。迭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光有謀。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終

左繡

錢塘 馮李驛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錢塘范允斌右文  
同學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翼阜

男 馮張孫近潢  
冀孫念諒  
尤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景王二十一年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昭公五第二十四

經 丁酉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林平公卒。

子悼公 午立。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天火曰災。六

月知人入郟。郟國。今琅邪開陽縣。郟音禹。又音矩。秋葬曹平公。

左繡

春秋左傳

昭公

莫弘好言天毛得濟後人事也却仍從乙卯斷案語奇而文特簡峭

●毛昇曰畿內諸侯自相殺而王不問無政刑矣宜子朝之徒生覬覦心而王室亂也朱批

此篇叙議夾寫以子產天道人道數語為主從梓慎陪出神竈都是張皇天道

冬許遷于白羽

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為文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

毛伯過周大夫

得過而代之代居其位莫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

也後故之以倒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後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正義昆吾祝融之後嘗

為夏伯以惡熟誅者而毛得以濟後於王都不亡何

待為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三月曹平公卒為下會葬見原伯起本

○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正義曰東北木之始火得風而盛

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寅風甚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

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正義曰梓慎

所望望天氣耳不必望見火也而何休以四國道遠為疑獨不聞孔子登泰山而見吳門之白馬乎又况

孔子在陳知相傳災正自幸其言之中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

不必望見而後知也

火言經所神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神竈欲用瓘牟襪火

子產却只盡人道通篇看其于入道用重筆于天道則用輕筆至末以斷陳許先亡作結則天道揔不出人道之中而人道之近昭然矣

神竈一番往復本在末後却倒叙于前特提此以為一篇文字之綱也不與亦不火天道之遠即于本節結陳許先亡人道之近直留于篇尾結錯綜入妙一篇以天道始以入道終恰將子產語作中間樞握章法奇絕人

未寫火先寫風寫得風勢極猛便令火勢十分奕奕畫咸陽一炬圖者應得此筆訣

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

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

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

火。傳言天道難明，雖神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

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對舉則祥與殃別。單言則五行傳青祥白祥之類。皆以惡徵為祥也。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災。

正義曰：良語辭，如良所未悟，良有以也。史傳其有此語，服虔解作能非。

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

前言。朱批：詳此見子產素有定見，摠不以入事易天道也。

●蔣虎臣曰：帶結里析夏百忙中，不負前言。朱批：詳此見子產素有定見，摠不以入事易天道也。

●宗府庫官內里巷城內城外，以次教令。孫氏

敘救火多端，只盡入事，禱祈直至次日了完故事，而仍以寬征與材終焉。筆筆與前段相應。

火政凡作三層寫。火作明日三日，凡寫六使字，皆以子產為主。較襄九年子罕為政文用筆輕省一分者，以精神尤注意首尾論斷故也。

接。此事抽出安頓有法。

及火里析矣，未墜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

已言。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

前也。正義曰：自晉適鄭，當入西門而辭之。東門者，鄭城西臨洧水，無門，東入為便也。使司寇

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

子止巡羣屏攝至于大宮。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

不得使火及之。正義：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譜與游速渾罕為一人。子上別一人，非駟帶也。鄭眾云：屏攝攝束茅以為屏蔽其事，或當然。

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大夫。使祝史徙

主祔於周廟，告于先君。祔，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

●徐揚貢曰。明日以下。是補敘次第井然。朱批

本是四國火。文只敘了鄭一邊。末以三筆包括却又分作兩層另添一許不弔。災以陪陳不救火伸縮變化。不筆有神。前皆來告火。憑空一點一似歇後者。

救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治官府商成公做司宮。商成

大夫司宮。卷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司

馬司寇列居火道。傅非行火所燬。燬許斬反城下之

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

寇縣土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

為祭處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

者從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神。正義曰。祭水

神欲冷水抑火。祭火神欲舍火自止。禳其餘災慮更火也。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

故祈祭之以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三日哭

至此忽然回繳收拾完密。前從四國單轉到鄭只用鄭又將火一筆趨勢提頭後從鄭收到四國又只用宋衛皆如是一筆趨勢掉尾撇脫乾淨。手法絕佳。知字應焉知先亡應幾亡救亡一句結盡通篇大旨何等筆力。

耶子何辜。徒以琅琊之稻。資後人口實耳。

●陸又過李德林。有說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不識。百藥時七歲。進曰。倘稱耶人藉稻。注云。耶國在琅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机頰。世說風悲。

國不市。示憂戚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

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

正義曰。哀十七年。楚滅陳。定六年。鄭滅許。其後復立許。悼公之孫元公當戰國首為楚滅。

○六月。邾人藉稻。邾。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

邾人襲邾。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

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為明年宋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與之語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與之語

提句見周原伯魯便伏兩層。閔子先言周亂而後言原亡見學之所關甚大。文運國運之說洵不誣矣。寫周亂凡四層先由下及上復由上及下層層轉清矯之文。原亡只作一掉不平對甚活。周亂先提後註原亡先註後煞一順一倒左氏慣象。

俞寧世口道學禁而宋亡儒丐並而元亂千古一轍悲夫。此篇甚云善子產有裕上截為火而前兵大蒐下截火作而授兵登陣本是一

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

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大人者在位者補正陸

氏曰大人懼違眾而失位心志惑亂故狗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也本註欠明大人患失

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者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害

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為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

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

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林不好學問如苗之不殖則田萊荒蕪衰落而已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也正義曰祭社有常而云大為社

意然必用制叙者史家固以文為重輕剪裁也先輕筆後重筆則作者滿志讀者快心若毀廟事附見于後豈復有生色乎兩截總是極寫子產于簡兵不毀廟見其仁于授兵却晉讓見其智

振如振衣去着衣者

此值与十二年鄭簡公葬將為奠除不毀游氏之廟乃是一更而復誤重出又或以為葬或以為蒐補正

庭小不二月可畢過三日以待子產過耳孫氏

起一行是附叙不用瓊華玉璫而仍放禳振除者一則取必于天一則自盡守人也

者非祭祭之月而為特祭也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正義

除凶之祭徧于四方如尚書咸秩無文苟可祭者悉皆祭之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

治兵於廟城內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

其庭小庭蒐場也按寢即廟後之寢正義謂游吉所居宅似誤下毀于北方蓋寢輕于廟耳

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一時畢正義曰此量其庭之小而豫計其當過期故欲除道使瀾望及

期得了也按補正陸氏以為大叔不恐使除徒陳

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之後命也存參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

也毀女子產朝朝過而怒之怒不除者南毀子產及

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作也

子產授兵登陣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

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

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

君大夫不敢寧居上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

君之憂也今執事擗然授兵登陣擗然勁忿貌將以

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君子之言敝

邑之憂君之憂也敝邑夫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

子產有辭叔向士伯都不能詰此番却遣邊吏出頭蓋孫子下駟之意也子產覷破邊吏便是士伯叔向輩化身語語蒼邊吏却語語是告晉卿大夫而被其疑也辭令無往不宜要管尋其針鋒相對處乃得

就其言而辨之不費辭而解矣

上文不過口頭機辯足此幾句方見真意不負他一片休戚相關也周到之極

傳許遷自羽事楚之遷許非為許謀實為已謀恐鄭得晉助俘許而喪楚地耳文作兩層說前一層正說後一層申說前一層許鄭互說後一層許鄭對說前一層居楚地楚喪地寫在兩頭用明點後一層方城之蔽夾在中間用暗轉短篇而筆意多變如此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十分晉他不得又可見一時奈何也於楚自以舊國不鄭方有令政補正言以不專心事楚事楚之許而不禮于

閒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荐重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瞻望晉歸赴之補正言鄭有他竟之憂唯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晉是望亦通產有備

賢用代乃本諸此。上四句只說他兩邊勢不相下許必受虧下四不可乃全在楚自己分中說故以葉在楚國承上作轉一層緊一層也。月峯 朱批

先許迨而鄭馮其地。成十五年許靈公畏偏于鄭。迂于葉。鄭人自有曰許之地。表十年東侵及許。補正。十二年楚靈王之伯父昆吾曰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襄十一年僂東侵。許注云許之舊國。鄭新邑。蓋許迨而鄭得之。故許人謂余曰國也。辨誤。

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其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伐之不難矣。所以必遷許也。日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葉在楚國方城外。復存之。故曰我俘邑。國不可小。鄭許不

之蔽也。為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易輕也。國不可小。鄭許不

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多。楚子使王子勝

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為析。

經 戊寅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為邾。夏五月戊辰許世

子止弒其君買。加弒者責止不舍藥物。己邾地。林悼公弒止奔晉斯立。

震 無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傳。

三句三轉純以虛字為波折而傳

自完是主句安在中間作上下承轉小文而法無不具搏兔亦全力矣

欲著諸王明明提出下文建可室矣。勸王取之全不解其所著何在而其機已存乎勸取室建之先寫說人伎倆陰賊可畏如此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郡。令尹

子環城郊。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郊皆欲以自完守。

楚子之在蔡也。蓋為大夫時往聘蔡。正義曰賈

十一年為楚公。十三年而即位。此時生子至今不過七年。何得云建可室耶。鄭陽封人之

女奔之。生太子建。鄭陽蔡邑。及即位使伍奢為之

師。伍奢伍舉之子。伍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

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



前叙語極嚴。後斷語反極寬。此等皆例所謂錯經以合異處。

●古今亂臣賊子。弑其君多矣。有以藥物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無心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諸醫藥不依其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崩。待醫者死。蓋謹亂賊。雖無弑君之心。然不幸而進藥以卒。故天子因其所自咎者。立此法。以永万世之防也。金氏 朱批

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為下拜夫人起

○邠夫人宋向戍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戍子也。請於宋公伐

邠。二月宋公伐邠。圍蟲。三月取之。蟲邠邑。不書。乃盡圍取。不以告。

歸邠俘。

○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是與弑無異。

○天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

○邠人邠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邠事。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

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

父而實太子焉。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伯音霸。又如字。以通北方。王收

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

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為明年譖太子張本。改以為夫人。遣謝秦。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莒子奔紀。鄆。紀。鄆。莒。邑也。東。

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字。初莒有

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嫠婦為嫠。及老託於

無極之謀。不重收南。而重通北。王從之。却是兩平。若將伐濮。事寫在太子居城父之上。則不見賓主。文抽舟師。另叙于前。便令從之。獨注意通北矣。妙法。朱批拜夫人帶叙于此。與城城父正是無極分中一合事也。妙筆。

●二五之出。二公子也。動以啓土。無極之出。太子動以天下。小人之言如。又門。朱批

叙來曲折變動。此婦人蓋千載有生氣矣。凡文詳者不簡。簡者不詳。兼之者左氏耳。

後人有綸焉。以度江者。左傳中蓋無所

不有。

●樊若水釣采石。以繩繫南岸。棹到北岸。測江之廣狹。上春太祖請渡師伐南唐。宋史。

●古人謂藏為去。六作奔。漢魯燕武偵。相野鼠。去。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偵。皆藏去以為榮。師古曰。去。藏也。魏志華陀偵。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按。古語以藏為去。

●挾心義注。子游對父。宜作駟絲對父。此篇先叙後議。議論之妙不必言。起手弗許亦弗止。弗遣亦弗子。寫得作怪。竟不知此公是何意思。然後跌出一句。不待而對客。便將子產滿胸成竹。活現紙上。叙事入神。是歲與他日是兩層。駟氏聳駟氏懼。與

紀鄭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纜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

紡勞往反去起呂反藏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也。字書作弄。弄。音反。隨之而出。

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繩登城。登者。是。個。僻。處。

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怨孰大於此。不在大。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也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正義案。世本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

子產懼其為人也。子瑕。子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弗許。不順禮也。

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聳。聳懼也。聳。與疎音義同。他日。為違象故中立。

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上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寡君之二三。明決可。愛命云。賣弄手段。

臣札瘥天昏。天。或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札一音截。又作址。址列反。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是未三月而死也。推得。紮。淨。

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

之長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大夫謀對。又是三層。層層布勢。方禰托得一首反復快辨文字出。

先著憎其為人。且以為不順。一筆見子產好惡之公。不以已私誤國也。轉出不待對客。則字字出入。意表矣。

●子產雖不欲立子瑕。六不曰晉人之問。而改立子絲。委曲其辭。蓋不欲歸權於晉人耳。何孟春。

●私族之謀。宋本宋漢本淳熙本岳本纂蒙監本毛本。校勘。如此則必社注合。

●族於謀。是倒句。與後室於怒市於色同。孫氏。

犬旨只在晉大夫專制一語。妙將寡君不敢知二三老亦不敢知。以跌落晉大夫說得冰冷。雪淡詞令能品。俞朱批。若在故字著解。便費周折。只推不知何。

等省氣然。究竟不見。敘著。尋出平丘舊盟。做個話頭。便見無論不知。便知你也。晉我不得筆舌互用。其快如刀也。  
●是自認過。却乃憤其詞。然。實陰以拒。晉用意絕妙。孫氏。  
前推彼弗知。却引諺作陪。後禁他莫問。却引盟作証相準。而立故詞。以整而愈圓。

言天自欲亂。亂。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氏。非國所知。

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

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

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

舍之。遣人報。晉使。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縣川。來今就城而取。

之。成。莊王曾孫。葉公。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

諸梁父也。成音恤。

信讒人。納秦女。只五年間。便成兩截人。物。成固未能。言其失耳。

未撫吾民。可謂撫之。吾聞撫民。非撫之也。只此反復。遂成清轉文字。

●祭名。見元年傳。極詫異事。說得極平常。只用對面。翻轉。看法。遂爾。鬆快。絕人。

前後四句。都將龍與我。賓主互說。單用。主句。神在中間。作轉板。小文極有間架。

末句亦用一也字。與上單句相配。此叙與議。銘貫成文者。方合字字靈躍也。

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

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

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

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歛轉。轉遷徙也。挑徒了。

反。正義。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發陽密縣東。

南至潁川。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

覲也。覲見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祭為命反。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淵龍之室。補正言淵固龍之室也。豈能禳而去之。正義謂其室既近。禳之不難。但吾與龍兩無所求。故不必祭。似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多轉

知之

○令尹子瑕言。蹇由於楚子。蹇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曰彼何

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

猶人忿於室家。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蹇由。言楚子能而作色於市人。用善言。

前前

經已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景王二十三年

怒室色市。天下固多此種可笑人。然順寫便平。一倒則語有生趣矣。  
●倒字句。隋合二句意。隋孫氏

無傳。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鄭曹邑。鄭莫公亡。增二反。○秋盜殺衛侯之兄

繫。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正義釋例曰。士殺大夫。則書曰盜。故襄十一年。鄭尉

止。司臣殺子。駟子國。書曰盜。今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貶之。使同于士也。○冬十

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十有一

月辛卯蔡侯廬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廬一作盧。林平公卒。太子宋立。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且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

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梓

慎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氛。曰今茲未有亂國幾

●望氣。宋本宋殘本小字朱本。魯本。校勘

天道仍斷之于人事。亦天道遠人道近之旨。

左傳

春秋左傳

昭公

七

建與伍奢並提以下先執伍奢次使殺建而叙奮揚事却先結太子而後叙伍尚伍員以結執奢案此左氏參錯之大凡也伍奢起伍員結雖以奮揚截對實側重伍氏一邊故後半叙述較詳又看殺太子却添入奮揚一番問答殺伍奢却添入伍尚一番議論末段拖尾另爲後事作引另讀得之一名而自執以來則歸之一名而一來一不來則殺其來者而不來者固將待

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爲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

建與伍奢並提以下先執伍奢次使殺建而叙奮揚事却先結太子而後叙伍尚伍員以結執奢案此左氏參錯之大凡也伍奢起伍員結雖以奮揚截對實側重伍氏一邊故後半叙述較詳又看殺太子却添入奮揚一番問答殺伍奢却添入伍尚一番議論末段拖尾另爲後事作引另讀得之一名而自執以來則歸之一名而一來一不來則殺其來者而不來者固將待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林時犬子居城父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諱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寬故遣命去三月犬子建奔宋

時而動矣此又敘事兩兩相對之大略云爾

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

●字句猶是左氏而氣格略愈變便近國策史記孫氏是左法叙處略不同上左本色

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

●左文句多鍊又常以拘勢出之是以每饒婉巧之致此章則多用直方所以竟不同孫氏

注善其言今使還闕本監本校勘奮揚善與人父子之間現執已而至一段凜然以臣節自持千古人臣所不可及蔣曉仙

左本監本校勘

春水火傳

左本監本校勘

昭公

左本監本校勘

昭公

左本監本校勘

昭公

左本監本校勘

昭公

奮揚語直。伍尚語曲。一是自拚一死。一事在兩難。君臣父子之間。難易固有分矣。

一句便寫出伍胥生氣勃勃。為後覆楚與吳許多文事作提妙筆。陳蘭侯朱批

榮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君或作尹。曰爾適吳。我將歸歿。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員吾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

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歿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擇往而往知也。員狂報讎知

歿不辟勇也。尚為勇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名不可廢。俱歿為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愈差也。正義曰。比于相從。俱歿為愈也。病差謂之愈。

林註作差。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旣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

●張悔菴曰。子胥報仇。不能須臾待。而靜俟若此。可見作大吏。志要沉。性要忍。朱批

●專詩公羊史記吳越春秋買子投勤。刺諸。漢晉文選

此等處。皆須通其事之顛末。以觀其文之結構者。

經書華向名。罪其與君爭而出也。傳從元公無信說入。似罪在君矣。不知華向謀先。看其誘執拘殺劫公而質太子。着着占却先手。罪狀昭然。文只為後歸公。

于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便出一智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待報楚機會。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乃見鱒設諸焉。鱒音專。鱒音專。見為之介紹而見之也。而耕於鄙。為二十七年。吳弑僚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歿先諸。向寧之謀。恐元公殺已。欲先作亂。華亥偽有疾。以誘羣

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

左傳

春秋三傳

卷百昭公

七

子一篇作提而則字遂字亦字字寫謀先之毒信平一文自有一文主腦必取事而強聯之烏從得其作筆之所在乎

此篇前叙後斷不重齊豹而重宗魯以宗魯不善處主臣朋友之間觀結語可

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

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公癸卯取

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正義

據世族譜辰地皆元公子後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

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謂結為此冬華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縶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狎輕也奪之

司寇與鄆鄆豹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繫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

邑還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公子朝

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

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三人以齊

也為驂乘焉為公孟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

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

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雖其不善故公孟親迎我

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

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效之以周事子猶

終竟也正義曰不泄殺而歸於公孟其可也丙

見也衛侯因公孟見殺而出而入亦本不重却詳叙公孫青一番禮辭所以為告寧作地以便引何忌語為宗魯作反照之筆也篇中頭緒雖多處處留意宗魯一人則自串成一片矣凡讀史皆此法

曲曲折折寫來亦自有一種非義之義在首三句重在名見背豹不得次四句重在利見背繫又不得今聞難五句仍頂名說是不背豹末句仍頂利說是不背繫此數語便是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供狀讀此嘆名利兩字之足以使人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交者

三指

宋火元傳

卷百昭公

句

寫來是盜賊舉動。

●李康曰春秋各盜者四尉止齊豹公孫翻陽貨皆大夫也故任公輔以為豹非卿故曰盜而陳氏亦曰既奪之司寇則非卿矣其說亦是其罪衛侯之說公穀得之諸家皆同 朱批

以上三節一叙齊豹一叙宗魯一叙賊公孟事乃是正傳以下叙衛侯出奔子石來聘乃是旁傳齊氏之幸至以齊氏之墓了之齊豹案而內將公出及此官喜析朱鉏一概都零星收拾以便末

安插一筆

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

祭也。蓋獲。齊子氏惟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鼂

實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

實戈於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閔曲門中正義曰華齊是公孟臣自為公孟御非齊氏所當使學者見上下文有使字以此妄加耳。齊氏用

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

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

華寅乘貳車。公副車正義曰乘驅者乘車而疾驅也閔門衛城門蓋偏側之門其路遠齊

氏及公宮鴻駟馳乘于公。鴻駟馳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

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出過齊氏

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

以蓋當待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

補正傅氏曰肉袒示必死。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死焉。

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孫齊侯使公

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

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聘事遂從諸死焉請

段、單、結、宗、魯、而、告、寧、辭、爵、一、節、本、歸、結、公、孫、考、案、却、正、映、起、宗、魯、止、案、線、索、逼、清



俞寧世曰。齊豹犯上作亂。其罪顯著。獨宗魯不諫。齊豹不救。孟縶使豹蒙惡名。縶受酷禍。似義烈而實奸邪。故孔子貶之。然如此。叙來絕無生色。且自齊豹作亂。以逮于滅一晝夜事耳。數筆可了。看他寫公孟之死。極慘。寫靈公之奔。極危。一日間。絕不寂寞。却又公孫青一段。往復辭命。一夜間。絕不寂寞。一邊召北宮子。北宮之宰。反攻齊氏。一邊踰墻者。踰墻由竇者。由竇獻馬者。獻馬行夜者。行夜在內。在外。總不寂寞。以此宮宰之滅齊氏。全北宮為宗魯作一罪案。以苑何忌之不受無端之惠。不竊無實之名。又為宗魯作一罪案。遂使極無情景事。

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

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此也。命已使。

此衛臣下。補正傳氏。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

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

言受聘。當乃止。不行。備侯固請見之。不獲。

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

正義曰。客禮見者。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

侯以為乘馬。賓將振。又祖侯反。行下孟反。

實。勾出極有波瀾。文字。可以悟空中布局。淡中設色之法矣。  
● 振即今所用之枹是也。打更木也。又作檠。又作榔。以其聲邦邦也。

● 說文。振。夜戒有。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有。臣

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歿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北宮氏之宰。不與聞。

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

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秋七月戊午。朔。遂盟。

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

魏水叔曰。生而賜諡。非禮也。况北宮喜與齊豹同為謀亂之人。衛侯返國。既不能明正其罪。已為失刑而諡曰貞子。是君誣其臣也。讀曲甚矣。朱批

何忌語。正與宗魯相對。宗魯貪齊豹之名。公孟之利。遂與其死。而不免于盜賊之譏。無此見識也。此段正敘事著精神。處若作表。何忌讀便全無。朱批

●天公憤憤。無皂白之微也。晉各天文志

●唐錫周曰。宗魯皆蔽。看來亦似難得。此琴張所以欲弔之。朱批

晉皆齊。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滅齊氏故。諡法。外內用情曰貞。賜析朱鉏諡曰成子。從

公。而以齊氏之墓守之。皆未歿而賜諡及。衛侯告寧。墓田傳終而言之。又轉到。

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言其有禮。

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在康誥曰。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尚書。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琴張聞宗魯歿。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申。正義曰。賈逵鄭

康誥之義。方單結正傳。名申。正義曰。賈逵鄭

衆皆以為子張。即顓孫師。服云。案七十子。傅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時孔子四十。知未有顓孫也。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齊

豹所以為盜。孟縶所。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以見賊。皆由宗魯。單收利字。可見利。尤足累人也。不受亂。許豹行事。不為利。疾於回。疾。病回也。以利。於。未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不蓋不義。以周事豹。不。犯非禮。繫是非禮。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公孫忌樂舍。舍樂。司馬。疆向宜向鄭。宜鄭皆。楚建。楚平王之。鄒甲。小邾穆。出。昭公。

未段單。斷宗魯一人。而全文亦都一齊。收拾因通。駢鋪敘。寬緩到此。便連用層。疊排比之筆。以收束之。遂覺精神凝結。命讀者有萬壑朝宗之嘆。真奇構也。文家有相救法。觀此益信。

●豹之不义。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食豹而死於公孟。盖未有知其罪者。非聖人。幾之大惡。隱矣。胡氏

此篇傳華向奔陳事。却開閉。下子城適。晉華登奔吳兩筆。為後文伏線。是一首。過峽文字。乃其結構。則全注意。公子一案。蓋本以交質子者。罪華向之亂。今且

三輔

以不忍誣者殺華向之質在華向則歸  
公子有患殺公子又無益在公則全不  
顧公子死亡又未始不幸公子復入者  
是極寫元公無信以見華向之罪有可  
原也亦暗暗爲固請出之留一地步矣  
亥之食公子而後食也便伏歸之有庸  
之根公之食公子而後歸也便伏遠見  
華向之罪乃向以死無言爲憂公以不  
忍詢發憤此是特作一開于中間而首  
尾呼應爲合也結撰亦奇

●顧亭林曰鬼閭之戰當在羣公子見  
殺之時公子城率八子之徒卒與華子  
戰而敗遂由鄭乞師于晉然則八子固  
奉命討賊不勝而出走者也補前篇所

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八子之徒衆也

穎川長平縣公黨辟難出敗于城子城適晉子城爲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爲明年子城

以晉師至起本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

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

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歟無

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司馬華氏族對曰臣不

敢愛歟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夫子憂益長臣是以懼

敢不聽命公曰子歿亡有命余不忍其詢怒甚語多十

朱米批

向寧欲殺公子一節本在華向奔陳之  
前却抽出補叙于後特令與華亥欲歸  
公子一段相對成章也上層欲歸不歸  
則公怒下層欲殺不殺則公喜似此截  
讀尤見作者片段明整之妙

華亥欲歸公子則向寧沮之向寧欲殺  
公子則華亥曉之華向雖提互寫却  
以華氏爲主故食公子起歸公子結  
●輕邱耕切戶庚切苦閑切苦堅切  
古定切俱义全牛膝下骨也

●諸本及定本作疥是也說文引傳亦  
作疥段玉裁曰仙民之音介是也凡改  
爲疥者皆所謂無事而自擾校勘  
此篇是兩頭奇中間偶格首段作冒後  
三段皆前用排句鏈鍊作骨後用單句

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

登費遂之子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夫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

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爲功善使少司寇輕以

歸以三公子歸公也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

子爲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公子既入華輕將

自門行從公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

復而所而女也所

齊侯疥遂疢疢瘧疾疥音戒梁元帝音該作痲說文兩日一發瘧音皆案傳例因事

宥。漾。作。收。文。字。之。極。有。片。段。者。齊。侯。只。著。意。鬼。神。晏。子。只。歸。重。修。德。合。季。梁。宮。之。奇。兩。文。讀。便。覺。此。文。脫。換。都。盡。別。出。新。妙。矣。

先着諸侯之賓多在為諸侯謂我不敬欲誅祝史起本尚有畏人之多言意思在故末段即借祝字翻出誼字以點醒之東西兩句亦暗與諸侯多在相應此等伏脈真在有意無意之間若概以穿鑿而置之辜負文情不少矣  
彭士望曰祝史必有嫌於抑欵故借夏除之。朱批

遠遠說來已自使人隱躍可思最是行文生姿作態處若徑從有德無德說起豈不直突無致耶此即魏絳有窮后辨說法彼用畧返此竟全述者彼畧作正講此只借作引頭也意同而法迥別

兩對一賓一主前畧後詳又整齊中之參差曰若有曰其適遇都用泛說于事則不嫌唐突于文又不犯末段正位實處文家避就畧餘之法盡在此耳

日遂若瘵已足瘵何為復言遂瘵乎瘵失廉反。正義曰後魏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說此云亦當作瘵瘵是小瘵瘵是大瘵蓋齊侯初二日一期而不瘵諸侯發後遂頻日熱發以此久不差耳

之賓問疾者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

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器以辭賓。欲殺器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服虔以固器非名謂其固陋器聞

不能盡禮薦美。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故欲誅之鑿甚。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

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康王。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

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與陳信不媿相合。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音社其

對國語多只一點家語少故複說。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康王。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

左傳 卷之九 昭公 昭公 昭公

●晏子一得景公之問。而先言有德之君。與活震之主。鬼神之享與不享。因之後極說。本政誅求不已。民皆怨詛。其意謂陳氏厚施得民。而齊又與之相反。是駢怨詛之民。以取諸陳也。豈專為疢疥哉。陳明卿

●不畏。俗本云文

排而宕。王言遠朱批

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和。上下怨疾。動  
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  
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撞直江反。正義輸。以  
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  
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後於心。其祝史  
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蓋掩。又云與不。祈。句。相。反。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婚。作虛辭以是以鬼神不  
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

上兩段只言疾病與祝史無干。此段乃正言已不修德。不宜誅于祝史。起句與結句。不可呼應。自成一段也。

●孔氏曰。此皆齊自立此名。故與周禮不同。補注 朱批

整而潔。王言遠朱批

又前兩段只用虛歇之筆。至此乃痛快言之。所謂留餘者也。若前文說煞。此更無轉身處矣。

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  
為也。言非誅祝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  
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

虞侯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  
○萑音丸。麓日薪。細日蒸。正義周禮鄭註。衡平也。  
鹿與麓通。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也。虞侯。望也。澤  
水所鍾。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名。水希日藪。海  
有時所望祭之。因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

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  
又有關。自竟至國。更無關。今齊于竟。承嗣大夫。強易  
內更復置關。以隔內外。是為暴也。

對面翻轉看妙甚持矛刺盾鬆爽可入。曩時評云語必透宗不但杜陵佳句堪已瘡也。通篇著筆祝史此處連片數說幾乎忘却忽將一詛字繳合祝上極峯回路轉之奇。

一路正論侃侃臨了忽作反掉之筆。然不盡亦此公諒諫本色與起開文引入相映成趣。

俞寧世曰德字作主信字作線詛字作波沉實古藻體近國語朱批傳載平仲數

其賄承嗣大夫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徵斂無度宮世位者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外二句起下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也到詛字則應之以罪所求不給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姑尤以西姑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在城陽郡東南入海祝之又反能勝億兆人之詛萬億日兆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段收末段不可為而公說亦首尾相應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

段議論皆本晏子春秋經其採錄即成左公文字

一本以此節連下篇先為不同作引亦得但下篇皆晏子問答此節自以仲尼贊虞人章法不屬聽其各開可也朱批

精簡語見左氏脫換之妙道者人之所同官者已之所獨

此篇兩番妙論于平局得變格如上截論和同下截論無死本可對寫偏用前重後輕和同尤是一對偏前詳後略即以聲味喻君臣分明以兩與一偏不用

責本又作債同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招虞人以弓不進獵沛澤名

虞人掌山責以道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單就田說

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自處以官

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

制君子趨之趨是也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罇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王

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

平對而用遞對可否正意一夾于兩喻之中一安于兩喻之上聲味而比于和則用遞對于同則用緊對皆是于極易整齊處化作參差局陳情得此法整齊不病于板參差不患其渙而文不可勝用矣若其理之精調之圓意之雋詞之賅無美不備有目共知者耳

● 擬今作假音格

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

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出金木來妙燀煇也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滅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

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

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

味異於大羹醴醴嘏嘏無言時靡有爭醴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

總領筆不用之起處而用之中間作牽上搭下關槓結構絕奇後人遙對中紐格似本于此馮朱批羹和樂和皆和字現成鐵板註脚析義謂舉宴中之味宴中之樂見前指點亦得

● 四物傳氏之說恐不與上下之文意相關辨誤辨之詳而似未穩

● 七音杜注傳會妄謬可刪

● 此注實米國語之文然不用彼所言之七列七同者未測杜意附注

○ 醴子工反嘏古雅反先王之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

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人氣也服虔以為歌氣二體

舞者有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正文武義八音之器補正傳氏曰

四物律度量衡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為律陰

聲為呂此十二月氣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

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賈逵周語註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

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五聲以外加此為七音八風九歌八方之風

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以相成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

前以參差叙後以整齊束煞筆勁足

和字凡四點同字只一點皆故意變化處

一篇典瞻文字却用清利之筆作掉尾亦所謂相濟而和者也

王或菴曰此段晏子稱古以節其情正是不肯同處不得以閒情目之

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後相成爲和樂。

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

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

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歎其樂。若何。晏子

對曰古而無歎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

居此地。爽鳩氏少皞。季荊因之。季荊虞夏諸侯代爽

鳩氏者。荊仕側反。

●周語伯陵之後逢公之呼馮依也。注

伯陵太姜之祖有逢伯陵也。

結句從何得又翻出一層無論不得即得亦不願分明說入誰不死只是樂不可極耳諷刺絕佳

●儲曰達者之言使聽者與然自失。批

此篇前案後斷以子產爲主太叔事正與子產反照善哉一層極稱其言遺愛一層并贊其人一案而斷首尾呼應成章法

子產語全重在猛。夫子却看出他濟寬至未直稱之爲遺愛。便是日以惠人本旨而太叔之不和意在言表矣

●憐悞便與通。平字通

聚其氣否則後不肅矣

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

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歎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

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歎。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歎子必爲政。唯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

鮮歎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歎焉。故寬難

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

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取人於萑苻之澤。人。苻音蒲。又如字。大叔悔之曰。



林西仲曰知寬猛各有其弊。隨以相濟。玩四個則字。是一時並到語氣。非俟其既失而後補救也。胡氏以為非聖人語。因太泥字句。且錯認糾之以猛句作贊太叔話頭耳。子產只說寬猛。夫子却添一和字。便說得融洽無滲漏。亦預為愛字作地步也。林西仲云三証總是犬雅民勞首章語。則寬猛為一時並到可知。

●能順習。朱價  
●綏緩也。全上說文訓急。字通辨其非審

競綏。宜與剛柔對說。不得做強急解。又足和之至也。一層化板為活。四不字。見相濟之妙。并寬猛之名皆化也。折義謂此兩端都容不得在內。乃過火語。

●子產不是一味任猛。蓋立法嚴。則民不犯。正所以全其生。此中大有作用。太叔始寬而繼猛。殊失子產授政之意。現孔子歎美子產。以寬猛相濟立論。則政和諒非用猛所能致。末以遺愛結之。便有分曉。現止

●姜炳璋曰。子產自襄公十九年為卿。乃鄭簡公之十二年也。至是年卒。乃鄭定之八年也。是身為卿。歷相前定二公。合計三十三年。史記謂歷相前定獻聲

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蕞。付之盜。盡殺之。以濟猛之法。通接故寬難。或以此節為傳者。引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犬雅汙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汙許乙反釋詁云汙幾也。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以謹無良。謹勅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

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優和也。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上善哉。乃善子產之言。此及子產卒。乃遙接前文。而贊子產平日之政。正義以善。以子產之猛為遺愛。闡微之論。現止哉。為善子太叔非。

經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位。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披普彼反。秋七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四公為平于声公五年。則魯定公之十四年也。去子產之卒已二十六矣。真西山猶仍史記之誤。朱批

起結呼應。中間作三層讀。首六句。總領下。以一反一正分說極精之理。極細之文。朱批  
●心字通以伶為本義。可。以。水。者。水。名。又。或。姓。又。冷。然。之。類。耳。以。以。人。者。為。非。者。非。是。也。  
六音通。步。勻。下。出。伶。尋。也。即。青。勻。冷。水。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為天子則失位。遂微。為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為文。○林朱奔悼。

公東。○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鍾名。律中無射。射于亦。

切。正義曰。景王鑄于王城。敬王移之洛陽。秦滅周。移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江東。後入于東魏。至隋開皇九年。平陳。遷于西京。置大常寺。十五年。較毀之。

采。治樂官。州鳩其名也。○冷。三句。本。一。串。連。說。却。另。力。于。反。字。或。作。伶。非。也。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

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天子以發。

名。伶。作。冷。者。以。音。同。誤。耳。

●概。从。木。者。誇。也。  
只以二字論樂論心。微甚。

審細處

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

之樂須音。小者不宛。宛。細。不。滿。宛。他。彫。反。大者不概。概。橫。大。不。入。

概。戶。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

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宛則不咸。不。充。滿。概則不容。

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概矣。王心弗堪其能。

久乎。為明年天。王崩傳。

○三月葬蔡平公。蔡犬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

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

此等皆所謂動乎四體者也依理斷去固不難知耳

勢利起于家庭猜忌深于骨肉讀此文起句使人逃形匿影之思頓生鍾此歸費之禮不言其數至末方用兩層點清左氏慣用前暗後明筆法

●逃形匿影莊子

此句若正說只當云以其禮禮教語便平和一倒轉便覺得老不堪又與卑敝邑句法有一順一逆之妙矣昭子有辭此處當作一首妙文讀上

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

民之攸暨詩大雅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為蔡侯朱出奔傳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季孫欲惡

諸晉憎叔孫在已上位使有可以齊鮑國歸費之禮

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年士鞅怒曰

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

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

國且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本

○宋華費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為少司馬多僚

為御士公御士與驅相惡乃譖諸公曰驅將納亡

人亡人華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

遂為大司馬亥等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

愛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言不如出亡也死如可逃

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言外見未必可以逃死耳此四句皆反語

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

此篇叙華向亂之又生全由多僚一人凡分四節請起至何遠之有寫多僚譏諧中二節寫一邊謀逐一邊願行相透對叙以飲宜僚酒承宜僚劍為眼目以將使田孟諸而行之將見司馬而行為機括末段正寫激發事始以納亡人誣其兄者終果以名亡人陷其父雖立時授首而南里之入舊廬之守其禍家以及國者罪不勝誅也通篇事本一綫而文更跌宕明整

公飲之酒四句乃是兩對中間承上起下關板語前後以將死將見兩將字跌出一則字寫得此變出乎意外筆筆有跳擲之勢也  
 華向之亂唯費遂無失德而又為譏子所敗蓋華元之德沒矣文中凡九點司馬亦殊惜之  
 本文與華登無涉起手并點一筆後以亡其良子登之謂甚特照顧蓋前跟奔吳後為直接以吳師至伏瓜也最叙事艸蛇灰線入妙處  
 徐揚貢曰司馬老矣四句偷極情曲批

馬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譏子而弗能殺使逐吾又不欲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張句尤之張句華驅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驅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告因田以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遣之言登亡傷司馬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馬心已甚後轉接無巧不成話矣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

尤悔卷曰則字有鋒遂字慎神朱批

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犬心豐愆華經禦諸橫梁國

縣南有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也物事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

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正義曰春分之時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之時朔則日

歷數語寫得恁流遂

日食輒卒風馬牛耳。中以於是哭句作承轉。而兩經分点首尾。上是先点後講。下是先斷後点。章法致佳。

汪克寬曰。昏日食三十六。昭公之世。凡七見。朱批。

憂天者固自有入。

此篇華登起。華登結中分兩截。上截以廚人濮為主。下截以公子城為主。以

春秋左傳

在角望則月在婁。婁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故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并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相過。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謂絕相懸殊。是陽不勝陰。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時。而云魯衛惡之。常水之言。既無其驗。足知是賢聖假託。於是叔輒哭日食。意在子。昭子曰。子叔食以爲戒耳。於是叔輒哭日食。憂天者固自有入。將必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成。登前年。齊烏枝鳴成。

敗新里。然一以圍南里。然一段極分明也。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本與宋段如楚乞師。相呼應。又與公子城以晉師至相對。作提左氏一脈。兩用處最多。

上截又分三節。以三從之為節。次前兩從之。從廚人濮之謀。後一從之。從烏枝鳴之策。然以濮為主。故仍以衰首荷走歸結新里之敗。下截則純寫公子城以四射之為節。次與前相配。作章法一寫。濮善謀。一寫城善戰。各自寫得有精神。

宋。烏枝鳴。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一師。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狗曰。揚徽者公徒也。識本又作下屬也。識申志昌志二反。

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獲其一師。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狗曰。揚徽者公徒也。識本又作下屬也。識申志昌志二反。

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狗曰。揚徽者公徒也。識本又作下屬也。識申志昌志二反。

以君字。乃狗曰。揚徽者公徒也。識本又作下屬也。識申志昌志二反。

左傳

春秋左傳

昭公

三

孫執升曰。華氏之亂。發難於張句。宋師之勝。定謀於烏枝。鳴成功於厨人。濮其間多僚。華驅自內。搆亂者也。華向華登。自外與亂者也。豹與亥姓。華族也。曰狂。鄭翮。華黨也。于嬖。以御死華者也。宜僚。洩謀者也。翟僕。新公臣之在內者也。公子城。公臣之外至者也。吳師救華。諸侯之師救宋。敘次錯錯。落落有兵機。有陳法。有戰勢。筆筆整。筆筆暇。自起自往。自伏自應。不雜不漏。六纏在手。罄控自如。固應獨絕。今古。

●罄控。詩。邶。風。

●穆文熙曰。非齊致死。必不能轉敗。去脩二字。韓信之背水。王鎮惡之斬纜。項羽之破釜。沈舟。皆以此去。米批。

正義命其各自揚徽。欲知其助公多。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睢陽東南門名楊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

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

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

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僕新

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華

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為軍。不此小

悉。姓他反。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皆本又作皆。

救宋。曹翰胡。曹大夫。翰音。寒又戶旦反。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

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

赭丘。赭上宋地。赭音者。鄭翮願為鶴。其御願為鶩。鄭翮。華氏黨。鶩音者。

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子祿向宜。于嬖御呂封人。華

豹。張句為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

而反之。怒其呼已。反還戰。將注豹。則關矣。注傳。矢。關引弓。關鳥環反。曰。

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祿之

為鶴為鶩。與揚徽用劍。相映成景。

●周宿來曰。于華知死伍為。而不知助叛為不義也。朱批

●華亥是先亡者。華貊是後叛者。華登是中間奔吳來救者。三項人作一提挈。以清線索。此法凡頭緒多者不可不知。

●廷欺也。詩。邦風毛。僅。廷誑也。附註

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正義城謂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

馮是為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張句抽矢而下。安長丈二

在車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折之設反。扶伏並如字

又或作又射之。死。干鑾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於

君。欲活對曰。不效。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于刑

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殪又大敗華氏。

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貊曰。吾為欒氏矣。欒晉

盈還入作亂而歾。事在襄二十三年貊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廷恐也

廷求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貊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

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

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

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為明年華向出奔楚傳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犬子之子。平侯廬

之弟朱。而謂蔡人曰。宋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

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

本文當在乃復入。結語不載下篇之首。而帶入于此。作一不了之局。令過按處有藕斷絲連之妙也。

以楚恐蔡。即以蔡動楚。無極真譏人之雄圖策反。復便純是此種風味。不善讀之最壞人心術。

鑿鑿說出一片必當廢宋立東國道理  
來未二語尤妙。句句忠謀碩畫也。

曩所謂知義無一者。今竟何如常見諸  
家。于前文極贊荀躒有王者之師舉動  
豈未階後事耶。抑真為所備也。

怨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于  
鄧依陳蔡人以國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王殺隱犬子。其如

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  
在無極何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  
辛巳自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去○大蒐于昌閔。無○夏

四月乙丑天王崩。林景王崩王子猛立是為悼王是冬卒故王立六月叔鞅

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王室亂。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

是故但曰亂○林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入  
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討之子帶亂晉討之  
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  
葬矣子朝欲篡子猛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  
訖于佚賊則天下無入紀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

有黃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林猛  
未踰年稱王成猛之為王以猛為宜立也是故春秋  
之謚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  
為子糾猛未得京師成之為王猛  
○秋劉子單子

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郊郛今河南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林居于皇言失京師也



入于王城言。○冬十月王子猛卒。未即位故不言崩。林蓋曰悼王其始得京師也。

日王子猛卒未踰年也。正義曰未成爲君繫父言之故稱子。猶魯之子般子野卒。○十有二

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爲癸卯朔書癸酉誤。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齊啓大夫北郭。

莒子將戰苑辛牧之諫。牧之莒大夫。曰齊帥賤

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

壽餘。莒地。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泣盟。

夫莒子如齊泣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

連寫兩事都是極下氣事。跌落末句紙上如有怨聲載道也。

此篇傳華向出奔楚事爲前四篇文字結局看其一一收繳最爲完密作三節讀首節楚使告宋而宋以獎亂却楚次節諸侯合謀而固以除害請宋末節出華向置六卿其事方畢通篇蓋以楚人患之宋人從之作一開一合而以靖國人作掉尾亦前偶後奇格也。

●卒而高之曰九補心不衷不誠也

●魏水叔曰以义拒楚。婉而嚴。朱批

大惡其君。爲明年莒子來奔傳。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

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此來不過討放影耳。

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殫於父兄。華公族也故稱父兄。

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

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

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亢宗之亢言無蔽不中正之人林註無爲高

亢不叶中正之事非正義解作高言。孤之望也唯君

無高貴不善之事以勸亂人亦通。

傳于宋事必詳叙六卿。但他篇叙于首。此篇獨叙于尾。事變而文因之矣。

●家鉉翁曰。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為之屏兵。使楚得以竊伯權。号令天下。今宋大夫為亂於內。楚乃從而羽翼之。昏奔楚。罪楚之納叛人也。朱批

○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

而致歎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正義言華氏知困而致死戰。

或敗諸侯之師楚耻無功而疾戰戰勝。不知出之以

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救宋而除其害。

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

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城士平出奔楚。華貙以下五子不書。

非卿。省悉。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代華。邊邛為

大司徒。邛平公曾孫代華定。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仲幾為左

師。幾仲江孫。樂大心為右師。代華。樂輓為大司寇。輓代向寧。

罕孫。以靖國人。終梓慎之言。輓音晚。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朝如字。

凡人名字皆張遙反。或云朝錯是子朝之後。又音潮。案錯姓亦有兩音。

王與賓孟說之。定亂全。

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謂賓孟欲立子朝。說如字。又音悅。劉獻公之庶子

伯蚤事單穆公。獻公。劉摯伯蚤。劉狄。穆公。單旗。蚤扶粉扶云二反。惡賓孟之

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朝子。

有欲立之言故劉蚤惡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之。惡有立朝之言也。

王子朝之亂。須通其始末讀之。乃得然。逐節亦自成片段。開手從子朝有寵。王欲立之。叙起。為通篇立案。并及賓孟。又為本節作提。劉單乃全篇線索。願殺之。句為本節點眼。願去之。句為全篇點眼。一起為全文之冒。如振裘而擊其領矣。下賓孟適郊。及王弗應。申說欲立之。王崩。結王攻賓起。結賓起本節。已了獨惡子朝。尚未著筆。留于下節另起。而結處。盟群王子既束本節。又起後文。聯絡入妙。文雖斷而脈自連也。

左傳

●意太與黃解細玩大旨只在人異鷄一句上。後二犧字。只作寵用字看。即得。然其為用我者死。意實寓於內。孫氏自犧者以下皆指人而言。

補正引初氏曰。人犧則用舍在人。故曰實難喻劉單之立王猛已犧則用舍在已。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愚意劉單王猛上文未見只作為人犧實難為已犧何害欲王蚤自寵異子朝此恐較直捷。  
●蓋是時太子既卒廢立之謀生矣。

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

寵飾則當貴盛。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設言異於雞。連寫四犧字。語奇而與

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久以招禍難使犧在已則無患害已。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難去聲。正義曰。凡寵愛為犧者。依法用牲。今寵愛為犧者。乃實用人。他人之有純德寵之如犧。後實招禍難矣。已子

之有純德寵之如犧。有何害也。上實用人是對牲為稱。昔指凡人。下人犧實難。是指疎遠之人。字同而意異。王弗應。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

故不。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應。

北山。洛北芒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戊辰。劉子摯卒。二十無子。單

子立劉蚤。蚤事單子故。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補正不待葬而見王子猛。

于。遂攻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

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正義曰。公羊多有次正之語。杜取為說。猛為次正。不知其本。蓋是太子壽之母弟。或是穆后姪弟之子。以母貴也。

晉之取鼓也。在十年。既獻而反鼓子焉。獻于廟。又叛於

鮮虞。鮮音屬。六月。荀吳畧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

此篇合前文讀之。使人笑來。直為假道學寫一敗局。蓋不能復作盛德事矣。

三肅

春秋左傳 昭公 三

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糴音狄。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為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

夫。晉大。伏叔鞅。俞云提綱書法。名。葬。擊。荒。等。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

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孫。帥郊要餞之甲。

以逐劉子。逐。伯。王。景。王。之。子。孫。帥。郊。要。餞。之。甲。邑。壬戌劉子奔揚。揚。周。單。子。逆。悼。王。

于莊宮以歸。悼。王。子。單。取。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

子得王猛故取之。王子還與召

王子朝作亂。重作提筆。靈景句。緣。上。百。工。句。起。下。筆。筆。聯。絡。此。篇。宜。連。明。年。二。師。圍。郊。文。作。而。截。讀。前。半。子。朝。作。亂。起。叔。鞅。斷。子。朝。不。克。一。束。後。半。告。急。于。晉。起。王。使。告。閭。一。束。片。段。分。明。其。中。彼。此。勝。敗。不。常。相。錯。而。寫。逐。節。分。讀。可。也。

第一節子朝亂而劉單出奔

第二節王子盟而單劉復

莊公謀。莊。公。召。伯。魚。子。朝。黨。也。曰不殺單旗不捷。旗。軍。子。也。與之重

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謀。也。樊頃子曰非言

也必不克。項。子。樊。齊。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及。領。

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命。單。子。劉。子。復。歸。於。荒。殺擊荒以說。委。罪。劉。子。

如劉。任。單。子。出。後。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

○時止。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駸延定稠。八。市。二。音。

靈景之族。因。子朝奔京。其。黨。故。丙寅伐之。單。子。京。入。奔。

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

第三節子朝奔京而單劉勝

第四節附敘簡甘之敗

三書

春秋左傳

昭公

三

中間忽捕入叔鞅斷語作間斷亦以中間貫兩頭法有積雪斷嶺之奇

第五節單劉因敗而去王城以獲鄆胥為一勝單劉並寫以單子為重如逆悼王殺入子告魯次皇守城盟工皆詳寫單子劉則不過寫其奔揚入王城兩如劉而已

第六節附叙前城之敗

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輦二公周卿士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

師葬景言王室之亂也經所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又為下

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單子欲

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

皇出次以示急戊寅十月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

守于王城二句朕上半兩提可盟百工于平宮平宮平辛

卯鄆胥伐皇鄆胥子朝黨大敗獲鄆胥王辰焚諸王城之

市焚鄆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

第七節晉師納王單劉大敗

第八節王猛卒敬王立以王猛已畢此下皆寫敬王與子朝事

徒前城子司徒醜百工叛司徒醜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

伐單氏為單氏反庚午反伐之單氏反辛未伐東圍百工所

東南有圍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

渾戎十七年滅屬晉焦瑕温原及焦瑕温原之師以

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庚申單子劉錡以王師敗

績于郊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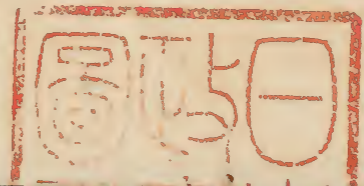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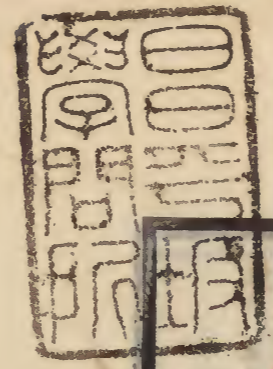
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不

成喪也釋所以不己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館于

第九節晉師王師共伐子朝。一路都散散叙來此處須對叙作束令文字有整頓也。

此篇子朝作亂起敬王即位止中間以馬父斷語束上單子告急領下末以晉師王師對寫又為下段王使告開作引皆聯絡處。

俞寧世曰提王城言子朝不可居提王師見子朝不可抗皆左氏書法。尺幅中有四奔二盟六伐七敗最周折最擾亂以簡勁變換之等愈之月峰評為平陽絳侯世家之祖信然哉。未批



子旅氏子旅周大夫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

督司馬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于谿泉賈辛所軍

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在

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閏月晉箕遺樂徵石

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軍其東南王師軍于

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補正曰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

字四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終



